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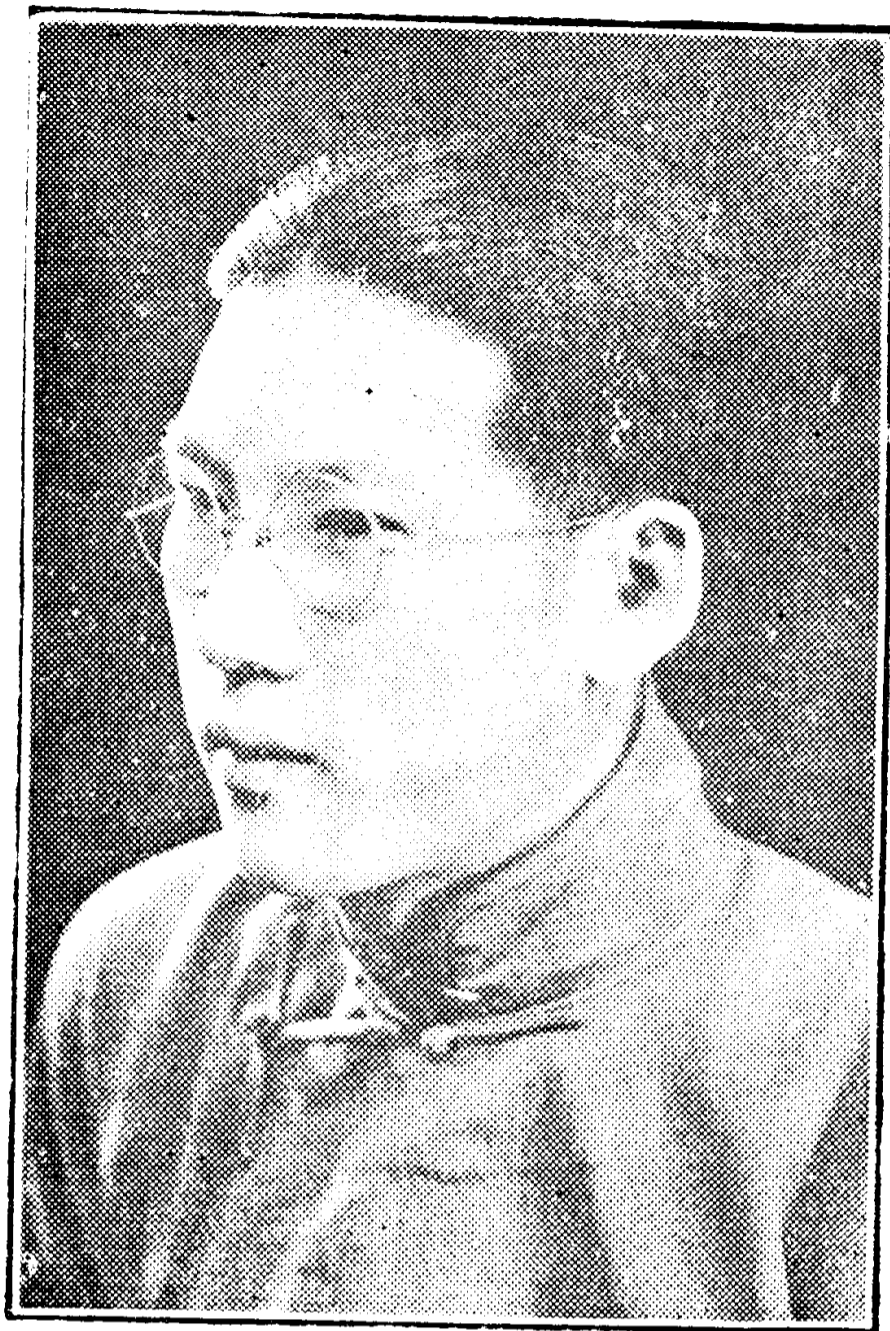
漂 鳥
蔣 屏 風

北平樂華書局版
流浪三部曲之二

漂鳥

蔣屏風

國民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作者近影

目 錄

自 序	1—2
中秋節	1—28
蕭 蕭	1—28
漂 鳥	1—24
遲暮之花	1—20
烟 影	1—22

自序

自從去年春天出版了翦春羅以後，我就一直在沉默中打圈子，我沒曾寫過一篇使自己稍稍滿意的東西。這裏的五篇，也多是在無可奈何的局勢下產生出來的，讀者們想必都能夠從每一篇裏找出我的不安甯的心緒吧？！

在翦春羅裏，生意經和浪與後面的三篇情調完全不同，有些友人批評我這是一個不好的現象，我回答他們說這是我的癖性，因為我常常也是個對自己矛盾的人。在漂鳥裏，我又放進了一篇中秋節，它的情調又與後面的四篇不同，而與翦春羅上的生意經和浪則反相像。也許有些友人們又要像過去樣的問我，不消說我又會像過去樣的回答他們的。

我的愛讀小說與寫小說，差不多有四五年了。一九三四年夏出版了我的處女作水仙花，那是一篇描寫一件產生在舊社會中的三角戀愛的悲慘的故事。有些女讀者常常寫信來，告訴我讀到結局處怎樣的傷感，怎樣的流了眼淚，同時說我為什麼要寫得那樣殘酷，其實在我，

對於這篇小說，是感到不滿意的；一九三五年秋我又寫了第二個中篇小說《漩渦》，因了這書沒有一個美好的命運，它被一隻無情的鐵手剝奪了生命；去年春年我就寫了《剪春羅》（其中有二篇也是舊作）最近我知道又有些人讀了裏面的一篇《秋流眼淚》；從《剪春羅》後到如今，我將所寫的除了小部分有特殊原因外，大都收在這裏。

三兩年來，我真像一個流浪的人，不但身子不安定，我的心也沒有一刻安定過。所以要是《命》《剪春羅》為流浪的第一部曲，《漂鳥》就是第二部，第三部照我的預算大概明年春天將可以出版。但現在我覺得不敢相信自己，我不敢有過分的妄想。因為我不但沒有強健的身體，而且還是個多病的人哪！

（一九三七年初於紹興承天中學）

中
秋
節

刮了幾天的乾風，中秋節便跟着來了。

尤老三已經絞盡腦汁的盤算了好多天，他那隻又長又黑的手指當作了算盤，一五一十的將欠賬統計一下。但他無論把大姆指當十位或把小手指當十位，算來算去總是沒有少下去。

「五年之前，」他自言自語的說：「五年之前我尤老三難道怕六七塊錢的債？就是倍幾倍也不放在心上；老實說，那時，嘿，嘿……」他來了個沉重的苦笑，彷彿在這苦笑裏得到了些安慰。

五年之前尤老三的確出過風頭，他住的是洋房：省長公署，這名字說出去就使人有點寒膽；不消說，他還當着二秘書，二秘書就是秘書的私人秘書。因為那秘書連信也不會寫，無論家書，或是給要人什麼的，全須經過尤老三的手，這一點他就可以自驕。而且無論什麼大人物，縱然對他沒點兒交情，看見了總也同他點點頭。

這個清福他享了有一年多，十十足足有一年另三個月，這是他曾經用了十隻又長又黑的手指算出來的，一點不會錯。在這一年另三個月之中，他也做過許多有價值的事：譬如跟那位伴了二十多年的黃臉婆離了婚，理由是雙方意見不合，勢難偕老。在報紙上啓事的時候也有這麼幾句。因爲上面有秘書在着，秘書又有省長在着，這點小事當然不成問題。

離婚的啓事登載後不到兩天，其實還是說在沒有離婚之前，他已經看中了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小寡婦。縱然脚生得不漂亮，小小的，脫下了脚紗難免有點臭氣。那可管不了。只要她年紀輕，身分清白，相貌可人，自然還要重情義，別的倒也沒有什麼。因爲他自己也不過是個長長的，麻皮生得沒點兒隙縫的漢子。

在他結婚的時候，證婚的就是那位秘書，他還說了許多讚頌的話，大概是百年偕老什麼的。而且省長也送來一份賀禮，尤老三就一直在別人的面前誇口，說自己同省長有過交往；省長公署又是直進直出，站崗的警察沒一次見了他敢不舉槍。那本結婚時的賀禮簿如今還保存着，因爲這上面有省長的名字。有時候他簡直把這簿子當作了履歷書，寶貝似的常常帶在身邊。

但是靠了這本賀禮簿是過不了活的，省長因爲跟當局有了意見，下了台；那個秘書生上了什麼花柳病，爛死了。於是尤老三的機位就落了空。當初有人請他當門館先生，那時他胃口粗，不願意。他以爲省長一定會提拔他。想不到省長下台之後不願再在政治舞臺上做事，只整理了一下財產，到不知什麼鄉村築了一所別墅，隱居了。聽說在吃素唸經，藉此消滅了做省長時候的冤孽。

日子真過得快，一來就是五年。可是尤老三的境遇却一天不如一天了。他感覺到做人彷彿在過難關，過了一關就又有了一關追蹤着來。他眼見端陽節剛剛溜過去，如今又來了中秋節。端陽節他把尤三奶奶的銀戒指和玉鐲什麼的拿去當了，才算勉強應付過去，而且還有三十多塊錢從去年節挨到端陽，再挨到中秋節，這是挨不下去了的。但是不挨又怎麼呢？

他坐在窗前，兩隻眼睛裏有着些淡淡的血絲；顴骨凸得很高，彷彿是兩粒沉重的鐵錘子。髮已有三個月沒有理了，鬍子生得比人家的頭髮還長些。他用一隻乾柴般的手去掠一掠鬍子，一陣風從打開着的窗子裏吹進來，米店阿兔和柴攤阿大開來的賬單在桌子上飄呀飄的。

「如今，如今，」他又自語說，「要是給我坐牢，給我處死，我都不怕，橫直也沒有後

代，斷種就斷了種；只是對不住尤三奶奶，叫她……

尤老三正在房間裏指手劃腳的自言自語着，門呀了一聲，突然鑽進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來，尤三奶奶跟在這漢子的後面，面孔一陣白一陣青的。

「老三，嚇，今天是中秋節，你曉得，你上節的米賬還沒有清，今天無論如何，無論如何要給你看顏色，你不要看我做生意的沒手勢……」

「當然，當然，」尤老三的聲音有些嘶啞，他的心別的別的跳着，「老闆，這，這只可慢慢說，我一定還，我正在設法，設法借一筆錢來；你曉得前任的省長是我的朋友，我當過省長公署裏的秘書，我們就講個信用。」

「信用？嚇，你還有屁的信用？你的信用早就爛了。今天，至遲到下半年，我一定要，缺一錢就不成。」

米店阿兔說得氣哄哄的，邊說着，兩隻眼睛死釘在尤三奶奶的身上。尤三奶奶的相貌真生得有道理。她給阿兔這麼從頭到腳的看了一下，臉上露出些紅紅的，有點羞恥的模樣；她也時不時偷看阿兔的神色，阿兔忽地把激烈的態度沉默了下來。他在轉念頭。

「總要求老關開開情呀，原諒我們苦。好在我們老三有的是學問，有了機位，一定原本原利的還你個清。」

這是尤三奶奶插進來說的，說的時候臉孔一紅一紅的閃着光。在阿兔眼裏，彷彿當她還是個十八九歲的姑娘。

「但是你叫尤三奶呀，我不能留你的面子，要不然……」說着阿兔的兩個瞳孔在眼眶邊爬來爬去。

這句話使尤老三的面孔略略變了色。尤三奶奶看看自己的丈夫，尤老三則看看阿兔，阿兔卻看住了尤三奶。這時尤老三禁不住有些火氣衝上來，他恨不得同阿兔評評道理，究竟「要不然」三個字下面還有什麼字眼。但爲了二十多塊錢的米帳，他不敢這麼做。

尤三奶猜中了阿兔的心事，她又說：

「凡事總好說的，你快寬寬心；回頭我們再籌劃一下，好在我們又有老交情。」阿兔算完全留了尤三奶奶的面子，氣才耐了下去。他一邊站起來，一邊說：

「那末，至遲到晚上，我要差人來拿。我們也是小資本，要一節清一節的。」

他說着又在尤三奶奶的臉上溜了一眼，推開門走了。

「棉被去當了當再說吧，還有條墊的，好拿來當蓋被；天氣一下子還不會冷，你想。」

尤三奶奶說着看看丈夫，眉毛皺着，彷彿是很體貼的樣子。但是尤老三又用着幾個又長又黑的手指在計算，沒把尤三奶奶所貢獻的意見聽進去。

二

尤老三又拿出了那本賀禮簿，看看有沒有人家可以通融一點。但是從頭翻到尾，接着又從尾翻到頭；這麼翻了三四遍，還是翻不出一個結果來。本來胡八店王那兒可以去設一設法，祇因舊債沒會清楚，再去開口，怕要碰個釘子。他便在漏斗似的小屋裏踱來踱去，這就是尤三奶奶所謂的籌劃一下。

「阿奶，我們這樣是過不下去了的，挨過了中秋節，還有年節什麼的。」

尤老三從不曾說過這樣厭棄的話，往日他常常把自己看作還在青春時期。有機會發展，

做個省長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尤三奶奶坐在破舊的牀沿上，左手托着下巴，彷彿怕下巴會不小心跌下去；右手在摸着小脚，五個尖七的手指在脚背上撫來撫去，大概有脚釘什麼的在作怪。他看見丈夫那一片憂鬱的臉，臉上罩着一層陰雲，心裏挺有些難受。她靜默了一下，大概在籌劃着，終於她說：

「湊一下，得過且過，我還有一件綢棉襖，也同棉被一道放到當裏去。」

尤老三剛要點下頭去，米店的徒弟阿升急急忙忙的跑進來了。他的氣一喘一喘的，鼻尖上有一簇露珠似的汗。

「尤三店王，尤三店王，我們兔老闆叫你去……不，請你去，他說請你去吃中飯，一定去。」

這句話簡直使尤老三有些愣住了，他竟不相信阿兔會請他吃中飯。尤三奶奶不等尤老三開口就問阿升：

「是真的嗎？會不會叫錯了人？」

「真的，真的，誰叫錯了人。」阿升的氣一喘一喘的，「騙騙你的是小豬烏龜忘八蛋。」

尤老三看看尤三奶奶，他心裏想，要是真的，那中秋節就不成問題。但是，他彷彿有些不敢相信。

但是後來他終於當作相信去了，阿升走在前面，尤老三緊緊的跟着阿升的腳蹤，他的一上了補釘的長衫在風裏飄呀飄的。他彷彿記起了五年前省長公署裏秘書請客的那一幕盛況也彷彿在中秋節邊，那時他這件紡綢長衫還是「放剪刀」。在席上他還高談闊論，沒一個大人物不注意他。

「也許阿兔想叫我到前任省長那裏去說說情，弄點地盤。自己剛才不是對他說過是秘書出身嗎？」尤老三默默地想到這個念頭上去。

阿兔看見尤老三飄七然的走來，老早在米店門口招手；尤老三也急忙點頭回禮，他的頭彷彿上了機器，只是不住的點着。尤老三忽又看見米店門口站着的朱鬼兒，那個開什貨攤的老闆，也是他的債主。這才使他嚇了一跳，他生怕被他們敲一頓，尤三奶奶又不在身邊，那才冤哩！

但他沒想到朱鬼兒簡直跑過來同他握手，他的手熱辣辣的，彷彿以前省長公署裏的科長

的手差不多。握過了手，阿兔又請他上會客室去。那是一間小小的屋子，牆上掛着些對畫，尤老三準認識右邊壁上的一副對子是年去抵債給他的，省長的親筆，還具着尤老三的大名。

尤老三分辨出這阿兔同剛才來討債的阿兔完全是兩個樣子。眼睛細細的，一臉微笑使他的年紀減輕了二十歲光景。大家寒暄一回，朱鬼兒就把尤老三叫進房間裏，門關上了。尤老三的心一邊別的別跳着，一邊又想起先前在秘書家裏抽大煙時候的那副鬼鬼祟祟的模樣。

「老三，我們都是朋友，而且也可說是患難之交，是不是？俗語說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這句話真是金科玉律，什麼地方都可以應用。」

朱鬼兒的話說到這裏便頓了頓，彷彿在演說似的。他看見尤老三，尤老三的頭又上了機器，在不住的點呀點的。

「你曉得阿兔也是個好人，你欠了他這麼久，他還是客客氣氣，一點不動聲色！……」
「這就叫做和氣生財。」尤老三接了一句。

「對呀，對呀，現在這市面做生意就全靠和氣，否則買主就逃到一個也沒了。……但是，但是，你曉得阿兔上半年有一場悔氣，死了兔奶奶，兔奶奶在世的時候也是個和氣人，但

她前世不修，不能和阿兔……」

「不能同阿兔共登壽域。」尤老三的頭甩得利害些。

「是呀，剛才我到阿兔這兒來收賬，阿兔說起你；說你真是直直爽爽，萬事講個道理。他本來要跟你武力解決，我又說服他，叫他斂斂氣，大家都是朋友。……」

「這所謂朋友有通財之義。」尤老三有些笑容。

「阿兔對於幾十塊錢，實在也並不放在心上，只是他到府上來，來，來……」

「我們真是太委曲他了。」

「不，不，他說你夫人生得真_有道理，斯斯文文，像是個大家閨秀，像你又是書箱之家，當過秘……秘什麼？」

「秘書！」

「秘書，秘書，現在因為周轉不靈，似乎有些手頭拮据，但是欠了人家的債不還，倒也不大那個。而且你又是個要名譽的人，我想要……」

「你替我設設法，做件成人之美的事。」

「是呀，是呀，成人之美！」朱鬼兒覺得這句話正是雙關，他便接下去說，「我想兔老闆既然看中了你夫人，你年紀也差不多了，反正也沒有什麼省不來的事，我看叫阿兔把你中秋節的欠款如數還清，再給你十塊錢的茶酒之費，你可到外邊去消遣消遣，叫你夫人幫幫阿兔的忙，他有大男小女，死了老婆，沒人收管，哈哈。」

尤老三聽了這話有些不耐煩，左手去摸摸鬍子，右腿放在左腿上面，一上一下的動蕩着，彷彿在秘書室裏。所不同的只是心跳得厲害。

「兔老闆要叫內人收管大男小女，那是最好沒有的事；最好是叫他們到舍間來，倒也是一個辦法。」

「收管還是小事，還有，還有，總之兔老闆缺不來一個小星。」

尤老三彷彿一隻什麼動物，被囚在這麼一個籠子裏面。他不好動。

「那末吃了飯再說吧，今天兔老闆要請你暢飲幾杯，大家聯絡聯絡感情。」

尤老三就在阿兔的米店裏吃了中飯。

三

大概是下午兩點鐘光景，他們的酒局才散了。尤老三與朱鬼兒猜拳連輸了三次，臉皮就顯得紅紅的，麻點子幾乎擠得沒些兒隙縫，幸而他有大酒量，縱然紅了臉，神志還是清清楚楚的。

現在他是回家去了，兔老闆叫阿升跟了他去，在路上可作照應什麼的。臨走的時候，朱鬼兒還在他的耳邊懂了懂，並且說：

「四點鐘我準到府上來，來等個實信；你正可以想開些，顧了自身要緊。」

尤老三回到家裏，那一間小屋裏已經擠滿了人。柴攤阿大，賣羊肉的紅鼻頭，草頭郎中馬蹺脚，那還是上春頭尤三奶奶發胃氣時吃了的草藥，還有王麻油，正月裏擲狀元紅欠了他兩毛錢；還有買油條的大卵泡，只欠他三個銅子。他們都到場。尤老三看了這夥人心亂如麻，對付也沒法子，尤三奶奶那張櫻桃嘴巴也應付不了，而且動不動就挨人取笑，害得她的臉老

是紅紅的。

「到晚上，晚上我如數還清，誰不相信我的信用。五年前，嚇，不消說這些，哈哈：！」

尤老三有了點酒，彷彿夏天的雷，這倒似乎使債主們有些威脅。草頭郎中先一拐一拐的跑了，紅鼻頭他們也都跟着走。只是王麻油還纏了兩，生怕少了他的。這才使得尤老三有些不耐煩起來。

「你是賭錢，逢場作戲，幾毛錢又放在心上，省長公署裏的時候就終天玩這些什子，誰記着這小小的進出？」

王麻油聽他這麼說着，倒也有些不好意思；他一邊跑來去，一邊鬼鬼祟祟的說：

「那末，晚上我來拿。」

尤老三沒把他的話聽進去，只是若有所思的在一間斗室裏踱來踱去，心裏有塊毛子石頭掛着，重重的，他幾次想同尤三奶奶商量，可是總覺得沒臉皮，後來尤三奶奶先問着他：

「阿兔叫你去做什麼？」

「去吃中飯，還有朱鬼兒也在，那個什貨攤裏的。」

「米賬怎麼呢？」

「米賬，他，他沒：沒說。」

「老實說呀，同我有什麼瞞！」

但尤老三總是說不出口，面孔漲得紅紅的，彷彿喝醉了酒，他倒落在牀上，氣喘喘的，這惹得尤三奶奶看不懂，而且使她的心也有些不穩固起來，她只是往尤老三的腰裏背裏推動，嘴裏嚷着說：

「快說呀，同我有什麼瞞，阿兔沒得罪你嗎？」

尤老三又像上了機器，只不住的搖着頭，沒答腔。

尤三奶奶看他的臉紅紅的，麻皮上面又湧起一層麻皮，大概是喝醉了酒什麼的，不再去驚動他，讓他好好睡一交，她預料今天晚上又非打一個統夜不可。

尤三奶奶把一隻破箱子從牀下面拖出來，那件綢棉襖，新婚時候做的，她端詳了一會，心裏有些難受；還有一條被，他們曾在這裏面度過許多良宵的，現在也得去放在當舖裏，而

且要把棉花取出，要不然當舖裏的夥計又會重重的在櫃台上擲一下：

「拆掉棉花，笨東西不值錢。」

尤三奶奶正把棉花取出，綢棉襖的鑲條也拆掉，心想去推醒丈夫，得了他的同意才把這全送到當舖裏去。忽地門呀了呀，鑽進一個人來，尤三奶奶準認識這是朱鬼兒，大概又來討債什麼的。

「朱老闆，請坐，請坐。」尤三奶奶照例給丈夫招待債主。

朱鬼兒很急促的在尤三奶奶的身上打量了一下。

「老三呢，他在吧？」朱鬼兒有件要事。

「老三，朱老闆來啦，快起來呀！」尤三奶奶急忙推動尤老三的身子，一張木板格吱格吱的叫着。

尤老三當初朦朦朧朧的「唔」了一聲，接着便跳起來了。他的眼睛昏迷的望一望天，又把視線掃在朱鬼兒的臉上。朱鬼兒顯然有些不耐煩，他說：

「老三，說好了吧，那件事，我們朋友，總得盡量幫你的忙。」

尤老三不作聲。

朱鬼兒就牽着尤老三的手走到外邊去，去喝茶，茶店是他們談話和爭論的好地方，他們又是「順興」的老主顧。他們坐在對面；這次當然是朱鬼兒請的客，他是中人。

尤老三還沒把茶呷上一口，朱鬼兒便從衣袋裏摸出一張不大不小的紙頭來給他看，一邊還在旁邊解釋着。看完了，他就向茶店裏要了枝「小大由之」什麼的，叫他畫一個押，不會簽字，他當過秘書。

尤老三差不多把這張紙一連讀了三遍，他覺得其中有一句不大滿意，那就是：「嗣後雙方完全脫離關係……」他的一隻長長的小指甲不住的在這幾個字上面移來移去，他的眼睛，他的心也都在這幾個字上面跳躍，但是他沒有說什麼。

「上了年紀，還有什麼用呀！」朱鬼兒的口吻一半是解釋，一半是慰藉。這在尤老三却有些不大那個。

「我還沒有兒子，斷了種也不是好事。」尤老三似乎還有些猶豫。

「但是你總得走一條路，不願意這，便是……」

尤老三曉得「便是」下面的字眼，他的手在抖着。

「你曉得阿兔也不是個容易理會的人，他有脾氣，他又學過拳。」

朱鬼兒說着將筆遞給他，並且把那張紙移到他的眼前，又慢吞吞的往袋裏摸出一個小紙包。

「快一點，簽一個字就算啦，以後我們幫忙的地方還很多。這裏有六十塊錢，阿兔和我的賬也不必還了，大家都是朋友。」

尤老三沒奈何的接過了筆，用着顫抖的手劃上自己的名字。在他眼裏看來，彷彿他的名字生上了腳，在紙上爬來爬去；接着他便把一包法幣接過來了，全是五塊的中央銀行的新鈔，大概是剛從銀行裏支出來的。

「點一點，一起六十塊，十二張鈔。」

尤老三把鈔票點了點，就放進紡綢長衫的袋裏去，朱鬼兒也把那張紙頭放到小衫袋裏，他又算清了賬，分頭走了三步，朱鬼兒又扯住尤老三的臂膊說：

「現在你不必回去，不好看，晚上，你才去，我們都在場面上，要體面。」

尤老三點點頭。

四

在路上，尤老三把袋裏的一疊法幣摸出來好幾回，還嗅了一下，一股印油氣，彷彿是臭臭的。

尤老三是到柴攤阿大那邊去的，他沿着一條闊闊的石砌路茫茫然的走過去，河邊有好幾個小孩子在摸蝦蟆，一個年紀較大些的信口唱着歌謠：

「月子彎彎照九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

幾個飄零在外頭。」

「呵，小狗子，你倒會唱斯斯文文的歌兒呀！」一個拖着鼻涕的孩子說。

『可不是，這是福三先生的竹梢打出來的。』那個人用袖頭揩了揩嘴巴。

尤老三的紡綢長衫在風裏飄呀飄的，他彷彿沒聽見那孩子所唱的歌，那幾個小孩子又把泥沙擗到他背上去，他也沒覺得；他只以闊闊的步子在河邊轉了個彎。阿大的柴攤就在這轉角裏，這時阿大正在打他的孩子，孩子的叫聲已經有些嘶啞。

『賤東西，狗養的，狗養的。……』阿大氣喘喘的罵着。

尤老三的身子有些輕飄飄，袋裏有了錢，態度就與往常不同。他對阿大拍拍胸膛，邊吐出一口濃膩膩的痰，痰在地上彷彿會爬行起來。

「大老闆，兩塊三角，是不是？」邊說着，右手在紡綢長衫袋的裏摸着。

「照除，」他摸出一張嶄新的鈔票來，鈔票落在桌子上「矍」了一聲。

阿大連聲應着「唔七唔」，他把桌上的鈔票接過去，他那長長的指甲觸着鈔票也照樣「矍」了一聲。

尤老三把剩餘的放到小衫袋裏，四個雙毫便在小衫袋裏「矍拉」「矍拉」叫着。

「三店王，有了孩子不長進，還不如沒有的好，我真羨慕你，兩夫妻，清清爽爽。」阿大

把剛才的卽景做了談話的題材。

「最好是獨個人，還要清爽，愛到那裏就到那裏。」尤老三顯然轉變了主義。

「阿七呵，」阿大的聲音像鴨子叫，既啞又短，「三店王，今天在我們這裏過節。」
「明年明年，今天我還有事。」尤老三回了一句走了。

尤老三把賬都還了，只剩了草頭郎中馬蹺脚的。現在他就到馬蹺腳那邊去。

馬蹺腳正一拐一拐的跨出門來，見了尤老三，互相打過招呼，尤老三就精神氣爽的喊着：

「馬郎中，還賬還賬！」

馬蹺腳又同他回到家裏，尤老三又把一張新鈔票「矍」的放到桌子上，但這一下他覺得耳邊有些熱辣辣的，彷彿妻的手掌，一下落在他的腮巴子上。接着馬蹺腳還給他兩張小鈔，大概是墾業銀行什麼的。

「三店王，今天我請你吃酒，只是委曲點。」馬蹺腳拍拍尤老三的肩膀，態度很誠懇似的。

「不，我請，到小樂園去，那邊我從前做過賬，老闆同我有感情。」尤老三似乎很得意

，胸部向前挺着。

馬蹺脚同意了他的話，順手拿起了拐杖，頭上雕出一條龍的。尤老三走在前面，馬蹺脚一拐一拐的走得滿頭全是臭汗。臭汗珠子一不小心掉落到尤老三的紡綢長衫的後擺上去。

到了小樂園，天已經有些灰灰然了。尤老三自然揀中了「雅座」，兩個人坐在對面，酒保癩痢頭拿來了兩副筯筷，尤老三便吩咐他說：

「白乾兩斤，要開場的。」

癩痢頭高高地回了聲。尤老三接着把紡綢長衫脫了。一包鈔票從長衫移到小衫袋。馬蹺脚目不轉眼的望着這個小包，他的兩個瞳孔幾乎要鑽進小包裏去。

酒來了。尤老三替馬蹺脚斟上了滿滿的一碗，接着便談起國家大事來，他一來就將委員主席什麼的批判了一回，還談了一些中×的親善問題，這些可引不起馬蹺脚的興緻；他愛談談女人，尤愛談談女人的各種暗病，可用來作研究的資料。他信仰草藥是百病之救主，他覺得注射什麼的全比不上草藥的靈驗。

馬蹺脚又將話題轉到尤三奶奶的身上：

「就是你夫人，上春頭的胃病，也幸而吃了草藥，否則……」他啣了一大口酒，頭在沉悶的空氣裏打了好幾個大圈子。

「否則」，他又接下去說：「她是陰虧的緣故，有句話：陰虧則體弱，體弱百病生。蓋陰者，天靈也。但陰虧是個難治的病，影響於生育，也影響於你們夫婦間的快樂。過了秋天。你正可給她吃些補藥。」

尤老三聽了這話有些心刺，酒也飲不下去，他向酒保要了份當天的報，把視線落在國際新聞上去。

但是馬蹺脚還是纏纏不休的說起尤三奶奶，他把一口酒安安穩穩的流進喉頭之後，上下唇便「則」了一聲，彷彿辨了辨味兒。他又說：

「閣下真豔福不淺，夫唱婦隨，盡人間之樂趣。尤其尊夫人有西施之貌，小蠻之腰，嗯，嗯……」他的頭甩着。

尤老三只顧在看報，看了國際新聞，還看看時人行蹤，他滿希望前任的省長再來把持政治舞台，他得享點多餘的老福；就是給省長倒便桶什麼的，他也高興。

尤老三忽地想起了往事，心裏有些不好過；他把一大盃酒一口喝完了；馬蹺脚把他澆上去，他又喝，這麼一連喝了四大盃，不和一點東西。但這時他已經失去了知覺，面孔像一個大紅桃，身子一擺一擺的，晃到東又晃到西。馬蹺脚故意喝得慢吞吞，兩隻被紅絲纏滿了的眼睛只時不時釘住尤老三的小衫袋子，他的眼睛像愛克司光，能夠透過袋子和紙包；他像看得見包裹面「嬰」會叫的好東西。

一起喝了三個鐘頭，馬蹺脚似乎也有些醉意，他向酒保要幾顆削白荸薺，醒醒酒；一邊伸手去順便摸出了尤老三的一個小紙包，算清了賬，把其餘厚厚的一疊東西放在自己的衣袋裏，手輕輕在袋外邊敲了兩下，沒回音。

馬蹺脚把尤老三送回家去。

「尤三奶奶，開開門，老三回來啦……」馬蹺脚喊着。

裏面沒動靜，馬蹺脚用拐杖把門打開了，他看見房間裏亂蓬蓬的，沒人影，東西全堆在地上，一條棉被蓋住了地板，桌椅之類有的斷了，有的成了畸形，帳子扯得碎碎的。彷彿在不久以前有過一次搗亂或掙扎。

「難道他們夫妻間有了意見？難道尤三奶奶跟人跑了？」馬蹺脚沒心思去管這些閑事，他趕忙把尤老三推倒在牀上，替他關上了門，自己却悄悄地跑了。

室中充滿了酒氣，臭屁氣，還充滿了銀白的光澤。這時一輪圓圓的月亮正照在尤老三的衰老的死灰的面上。

蕭

蕭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節。

突然的一陣秋風把關上着的窗子推開了。

這是第十八號的單人病房，房間裏睡着的是第三期肺病患者略其偉。幾天來，他的身心頗不寧靜，每天晚上都患着失眠症；昨晚又因為與看護黎小姐多談了一些閒話，一夜老是恍惚惚的睡不入夢。直到早上吃了一點薄薄的牛奶汁後，方才有些睡意；可是剛睡熟去，不料突然吹來了一陣秋風，窗子「碰」的響了一下，才又把他從朦朧中驚醒了。

他疲乏地用一隻瘦弱得如柴一樣的手把珠羅帳門掠開了。本能地喊着：

「黎小姐，黎小姐！」

可是沒有人來答應他，接着又是一陣風來，已經打開着的窗子又在風裏抖了幾下。

這是他的腦子里又給一些分析不清的東西纏滿了。只要開着眼睛，他總禁不住要胡思亂想。而且有着流浪身世的他的確有太多的事情可引起回憶與妄想了。譬如那年内戰時的他與家庭遭了分散的厄運，四五年來，他不知自己的母親和愛妻究竟還在不在這世間了；不久以前的因爲一點小事情被關入鐵籠子裏，在那裏惡劣的空氣裏度過了將快一年。這些都像無數的刀刺痛他的心。想到這些，他的失眠症就愈加重了，同時他的肺病也愈加重了。

因了窗子的振響使他突然醒來，他覺得非常頭眩，兩眼彷彿沒有一定的目標棲息的樣子。他用手按在心上，他覺得心房的跳動也加快了些。

他有一個唯一的方法使自己的精神寧靜，就是微微閉上眼睛，想起了看護黎小姐的一切。四五年來，他一直就在漂泊中過日子，四周都圍着冰冷的空氣，他沒有受到一點溫暖過。自從監獄裏放出來，就被一個熟悉的友人介紹到這醫院裏來，他認識了黎小姐，同時更對黎

小姐生上了一份感情。

想到黎小姐，他的萎謝的臉上略略展開了些微笑。他覺得最愛的並不是她的身上的一切，他尤其愛她的年青女子所特有的從心的深處發出來的詩樣的溫柔。

二十五歲的駱其偉他常常覺得自己還很年青，自己還應該有偉大的作爲。雖然患了一點病，他却相信自己決不會在最短時期內死去的。

跟着一陣風，桌上放着的一瓶秋花微微動了幾下。這時門忽然打開了，先後走進來的是戴眼鏡穿西裝的朱醫生，還有的便是他渴望了好久的看護黎小姐。

「朱醫生！黎小姐！」他照例輕聲地喚他們。

黎小姐在朱醫生背後嬌羞地笑了笑，朱醫生也照例點了點頭。他的第一句問話是：

「今天覺得舒服一些嗎？」

「覺不出什麼。」他頹唐地回答說。

黎小姐聽了這話便略略皺了皺眉。

朱醫生叫黎小姐把病人扶着坐起來，把溫度表放在他的舌下。又試了試脈搏，又用聽筒

在胸間肋間聽了一下，也用手敲了一下。接着他把溫度表從他的嘴裏拿出來，看了看，沒說什麼。

黎小姐敏捷地看看朱醫生的突然的面部表情，她暗暗怔了一下。

接着朱醫生又把他在右臂上打了針，這手臂上已經貼着不少的橡皮膏了。

窗子又在風裏動了幾動。

朱醫生先走了。黎小姐不慌不忙的走近窗去，把窗子的鐵鉤攀住了，再回過身來。

「坐一回吧，黎小姐！」駱其偉低聲說。

「你快睡下，不要着涼。」黎小姐溫柔地回答他，一手幫着他脫去了上衣。

駱其偉就像一隻羔羊似的躺下身去，他的眼光不住地掃視着黎小姐的一切動靜。黎小姐看看他那個瘦弱不堪的身子，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她幾乎要歎出一聲，可是一陣極力的遏止使這歎息聲沒從嘴邊溜出來。她裝了一臉笑。

「黎小姐，你……」他彷彿有了點興奮的情緒。

「我什麼？」黎小姐的眼珠子棲在他的臉上。

「你說我的生命究竟要不要緊呢？」他漲紅着臉撒了一句謊。

「不要緊，你剛跨入第二期肺病，正有藥可醫，你放下心！」黎小姐同情地在他的床邊坐下去了。

坐在他的床邊，這還是第二次。昨天晚上他們談了不少的閒天，駱其偉彷彿脫離了病的境地似的，他的沙喉音也突然變得宏亮。他們談了許多關於各人的身世，又談了些各人的前途。黎小姐對於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提心吊膽的聽着。而且她越發蓄滿了滿腹子的友愛的同情與憫憐。他恨不得告訴他：

「別做夢吧！你這個第三期肺病的患者呀！」

事實上她不但沒有說出這話，而且她是極力設法安慰他，這個她認為最應該同情的人。今天第二次坐下在他的床邊，她的心微微有些兒跳勤。

駱其偉對她微微笑着，不久他又翕動着嘴唇，他說：

「黎小姐！只有你……」

「我什麼？」黎小姐又懷疑地重問了一句。

「有了你在身邊，我就不寂寞了。」駱其偉的眼邊有了些感激的眼淚。

「你不是說過你的志願決不在單獨的幾個人身上嗎？你不是說你最愛的是大眾嗎？」黎小姐記起了他昨夜說過的話來。

「可是，在病榻上，大眾離開我實在太遠了。如今我真需要溫暖呢！……」駱其偉這樣說着，他像記起了什麼事，兩流眼淚突然滾下在枕邊了。

二

爲着大眾，他已經嘗遍了人生的痛苦。去年初秋時節，他爲了一件需要奔走的事，到了北平又到了杭州，來來去去的一連有七八次。他的身子雖然覺得有絕度的疲倦，可是他的心就始終是興奮的。

「我應該爲大眾奮鬥到底。」這是他四五年來唯一的臆念。

那時候他已經患上了第一期的肺病，他覺得微微有些咳嗽，夜裏失眠，胃口也減弱下去

。有一天，他正從醫院裏打了針跑出來，他正用沉重的步子跨下醫院的石階，他正打算雇車子的時候，忽地有一雙冰冷的手落下在他的胸前，接着又是另一隻手把他緊緊握着。他彷彿覺得有些痛苦，便用力掙扎着。但那個穿軍裝的鐵面孔的漢子，忙從衣袋裏摸出一張紙來：紙上寫着密密的字跡，還有紅紅的印子，又貼着一張他七八年前的照片。他就用了平凡的眼光把紙上的字很快的看了一遍，並且對這穿軍裝的漢子看了一眼。

「現在就去吧？」他的態度非常鎮靜。

「就去！」那些漢子祇是平淡地回了兩個字。

駱其偉就不踟躕的跳上他替他預備着的車子，車子的前後左右都站着一些人。那些人的臉上像塗着一層厚厚的鐵，七八隻眼珠子都對他望着，他像不覺得什麼：微笑的勝利的臉，深遠的眼光看看這邊，也看看那邊。

車子到了目的地，他看見有許許多多穿灰色軍服的人：有的背着槍，有的是徒手。下車之後，就有更多的人把他圍起來，他們臉上都一樣塗着鐵，而且手也一樣是冷的。他對這廣大的場子瞧了一轉，又是一隻冷的手把他的視線轉變了。他被牽到一間比較沈寂的小房間

裏，門隨即關上了。門外面站着一個人，好久他彷彿覺得門外面的人在吸煙，煙氣濃重地滾進他的嗅覺。

這房間是十分小，也是十分沉悶的。他坐在一把椅子上，椅子是破了的，而且籐背上有着油滑滑的，黃褐的色澤，大概有着很久的歷史，過去曾經坐過許多像他一樣或是比他還嚴重性的人。他安謐地坐在椅上，淡青色的上衣貼着這黃褐而油膩的椅背，他除恬靜而外，沒想着什麼。這大概是一間那些鐵面孔的人的住宿處，有牀鋪也有檯子，班駁了的牆上還貼着一張破了的總理遺像和紙做的黨國旗，有着生鏽的鐵杆窗，鐵杆的圓周幾乎同他的臂膊差不多；窗子外邊又是一壘矮牆，牆腳滿生着蒼色的蘚苔植物；並且不住有人到這兒來小便，臭氣跟着秋風一陣陣吹進窗來。

當天午下，又把他換了一個環境，遷換之前，有幾個穿軍服的人把他上起了鏢鏢，他每走起一步路來，他的身上就會發出一種他生平所沒有聽到過的 *Xung Lang Xung Lang* 的叫聲，同時他又帶了這沉重的東西受了一個人的詳細的詢問。他記得他曾說過：

「只要對大眾有益處，對我們的國家有益處，我是什麼犧牲都甘心忍受的。」

換上了另一個環境，那就使他感受到莫明的痛苦。那屋子彷彿是一隻箱子，三面房子，一面是門，圍成了個長方的院落，外圍是打着三丈高的圍牆，坐在裏面看看天，真只有四角斬方的一塊了。

有着初期肺病的駱其偉，也跟一些粗俗的不同階級的人混合在一起，但他也覺得很是安謐。在那裏一頓飯僅有二十兩，也許還要打一個八折七扣，合起來只是平平的一碗。有錢的人自己在煮，沒有錢的人就餓得像骨頭人似的，頭髮直而且硬，活像豬鬃。駱其偉因為有了病，胃口很減，這粗黑的飯又不適宜於一個有肺病的人，於是他常常把自己剩下的分給那些生着豬鬃似的頭髮的人。

十多個人同處在一間小房子內，房子裏面充滿着各種惡劣的難聞的氣息。但是因為沒有一個人吃飽一頓飯，沒有聞到臭屁氣。所聽到的只有鏗鏘聲和呻吟聲，還有來探望的家屬的淒慘的哭聲。常常在哭聲與呻吟聲中他也滾下了同情的眼淚。

那裏死了一個人是不在意的，只消那個值班看守向檢察官去畫一個押就算。就在這一年的悠長的歲月裏，駱其偉曾為死亡的罪人流過許多熱情的眼淚。常常他也想

起自己，一個美滿的家庭被一次激烈的內戰衝散了，他成了一個沒有歸宿的人，想不到不知因為犯上了什麼罪名，他竟和盜賊之類的人相處在一塊了。

一年，這一個不長不短的時期終於輕快地溜走了。可是這一年中，他的肺病也就上了軌道，自從去年冬季起他就開始咯血，每天晚上都患着失眠，他的精神也沒有先前的那麼好了。

一個多月之前。說是他的刑期滿了，毋寧說是人家對他起的誤會已冰釋了。可是他就幾乎成了個廢人。因了一個在南京政界上有一點聲望的人的介紹，他得特殊地住到這醫院的單人房間來。而且他又得到了熱溫溫的同情，當他每次看見黎小姐那一身樸素的衣服和他的一臉樸素的微笑的時候。

三

這些無聊的往事他想極力把它們忘下去，可是因了黎小姐提起了「大眾」兩個字，他就

又清楚地記起來了。

好久他才從一個苦况中拔出來，他覺得他的眼眶邊蒙着一樣東西，他就用手把它拿下來，看了看，原是一塊黎小姐常常掛在衣襟邊的手帕。他便沒知覺的喊了幾聲：

「婉瑛，婉瑛……！」

婉瑛就是黎小姐的名字，他知道得還沒有多久；平常他幾次想叫，可是總覺得不好意思。今天意外地彷彿從一個夢境中醒來，他就那麼沒知覺的喊了兩聲，喊了後才曉得了。但已經收不回來，他笑着抬起了頭。

「黎小姐呢？剛才不是坐着的嗎？」

他彷彿吃了一驚似的。其實黎小姐就早在他的淚眼朦朧中跑出去了。臨走的時候，她把那塊心愛的手帕放在他的眼眶上。

這時他覺得腮巴子上有點潮濕溼的不好過，原來就是剛才的淚痕已經凝住了。他重重歎了口氣，才把黎小姐的手帕在眼邊拭了幾拭，接着又深深接了個吻。

「婉瑛，你這多情的女子哪！」他苦澀地笑着對自己說。

但是回答的只有靜寂，只有那手帕上的一縷溫柔的香。

門外面有了陣皮鞋的脚步聲，愈走愈近來。接着十八號的室門被打開了。

「馮，你，你怎麼來的？」

駱其偉看見進來的便是介紹他住進這醫院裏來的朋友馮雲鵬，是南京的一個小小的紅人，今天來，他是想不到的。他的後面跟着的是朱醫生，這時朱醫生的一件白大衣已脫下了。

「我因為有點私事，順便來看看你。我就住在心心旅館，要一星期後才回去。」

朱醫生便獨自個出去了，這位客人就很自然的坐下在床邊上。他們的手緊緊握着。

「這幾天可覺得好一些？」馮雲鵬問的口吻非常不自然，彷彿預先知道了他的病情似的。

「不見得！」駱其偉沒力氣地簡單地回答了這三個字。

原來馮雲鵬和朱醫生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朱醫生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醫藥科畢業的。三年前，馮雲鵬也在帝國大學研究政治，他們就一同租了一所房子在東京郊外居住。馮雲鵬這一次到醫院裏來看看駱其偉，乃是朱醫生打了電報去叫他來的。因為駱其偉的病情是一天

比一天加重了，他在痰中夾着吐出來的壞肺也一天比一天多了。前天又給他照了愛克司光，朱醫生就斷定他的生命大概只多在一星期之內就該結束的。

馮雲鵬是一個十分能體貼和同情人家的人，他看了這位朋友的頻於死亡的情形，同時想到他過去做過的事業，心裏直有點難過，可是他不說出來，他只在被外撫了撫他柴般的軀體說：

「偉，朱醫生說你已經比過去好多了。你自己難道沒有一點覺到嗎？」

「我只有覺得精神一天比一天枯萎下去，如今我才覺得不敢相信自己了。」駱其偉回答的幾乎帶着眼淚。

「但是醫藥的効驗常常會在人們的臆念之外，它能使一個不相信自己的人變成了相信。」他這句話是從無可奈何的境遇中掙扎出來的。

談了不多久，看護黎小姐來了，她對馮雲鵬打了個招呼，她說：

「朱醫生說現在可以讓駱先生睡一回，過分的疲倦對一個病人是不適宜的。」

駱其偉注意着黎小姐的每一個字，同時他還覺得出黎小姐說話時的一種特殊的表情，他

痛苦地看了看那朋友，他就說：

「有空我希望你再來看我一趟，我相信我們以後相見的機會是不會多的了。」

「不，你應該保重自己。」

馮雲鵬說了這一句話走了。黎小姐聽了駱其偉的話眼邊蒙上了一層紅色，她故意轉過了頭跟着馮雲鵬跑出去，並且輕輕把室門關上了。

「馮先生，朱醫生請你到他房間裏去坐一回，他有話要跟你話，」關上了門，黎小姐便對他說，她的臉上有一片愁雲。

馮雲鵬點點頭跑上了朱醫生的房間裏。

「病人是無希望的了。」朱醫生第一句便是這樣說。

「難道就沒有別的藥可以救一救他嗎？」馮雲鵬也無可奈何的說。

「可以醫治肺病的藥，我們已經都用遍了。實在因爲他醫得太遲了，三四個月之前，也許還有辦法。」朱醫生說着歎了口氣。

「我們又缺乏了一個勇敢的戰士了。」馮雲鵬自言自語的說着，他拿起了皮包要走。但

接着又從皮包裏拿出一疊鈔票來，交給朱醫生：「朱醫生，一切都要勞你料理哩！」

正打開門去，看護黎小姐就站在門外側着耳聽，她猛然吃了一驚，但是馮雲鵬不明白她與駱其偉的感情，他以一張苦笑的脸對黎小姐說：

「黎小姐，勞你殷勤地再看護他幾天吧，因為至少他的毅力可以使我們佩服的。」

含着眼淚，黎小姐不好意思的點了點頭，這時她覺得真的要哭出來了。

四

晚上六點鐘，黎小姐替他送牛奶來，他正兩眼睜睜的彷彿在想一件事，然而他的精神顯然很安適，咳嗽也似乎減少些。

他看見黎小姐那一個白白的側影的時候，便把想頭打斷了。他親熱地喊了一聲：

「黎小姐！」

黎小姐對他笑了笑，接着說：「好半天了，沒吃過一點東西，現在應該吃一點，來，我

幫你起來，快吃一點薄薄的牛奶吧？」

他也笑着，他的一雙乏神的眼睛看看黎小姐，他說：

「不，我自己會起來。黎小姐！」

他終於自己支持着起來了，黎小姐把一個托盤交給他，托盤中的碗裏是六分滿的牛奶。他接了碗，又看了看黎小姐說：

「黎小姐，你今天晚上不要到別的地方去，好不好？獨個人睡在這裏，我真寂寞，可不是現在我覺得愈加害怕起寂寞來了。」

黎小姐笑了笑：「可是朱醫生說，你應該寧靜，不宜多談話，否則有礙於你的健康。」

「要是你答應我的話，黎小姐，只要你坐在我的旁邊，我就不寂寞了。」他說得無限的懇摯。

黎小姐沒法再推托了，其實只要他能夠不寂寞，只要他能夠得到一點快樂，什麼犧牲黎小姐都願意忍受。爲了朱醫生再三的叮嚀，她才很少跑進他的房裏來。如今一個與人世將快分離的人在這樣哀苦地請求着，她還能說什麼呢？她感傷地低下了頭，站在他的床邊彷彿在

等着接牛奶碗，一股女子特有的感情趨勢着地說：

「過一回，我才來，吃了後你應該靜一下，我到十九號去送一送點心來。」

「黎小姐，你一定要來，不要像以前的那麼撒謊了。今天我才知道，我什麼都知道了，我知道我們是沒有幾天可以再會面了！」駱其偉說到這裏，他的聲音有些嘶啞了，他以淚眼去看了看站在旁邊的黎小姐。

「別着急，等一會我陪你說笑。不一回兒我就來的！」

黎小姐說着沒一回兒踟躕便走了。

過了十多分鐘，他的室門動了動，他還以為是黎小姐來了。用力坐起身來，並且喊了一聲，却沒有人。原來外邊起了風雨，一回兒風狂吼地吹過街道，一回兒雨又散珠似的「栗栗碌碌」的在屋瓦上響着。室內的電燈似乎也在微微抖動，他的心也不禁抖動了。

「慘淡的秋夜啊！……」他側耳聽了聽便這麼自言自語着。

還沒說完這句話，黎小姐輕輕地推門進來了，她那麼姍姍地走近病人的床邊。

「你在對誰說話呀？」她驚奇地問着。

「我說秋天真是蕭殺的季節呵！」他定了定神回答黎小姐。

「別老是秋天秋天的，過不久美麗的春天又將來了。那時候你一定可以回復了健康。那時候——」黎小姐說到這裏不能再說下去。

「明年春天，我不知能不能再活在這世界上了。」他說着又感傷起來：「我這一生完全做了對不起人家的事：第一我就對不起大眾，那許多需要我拯救的人，我不能責任救他們；次之我對不起你，爲了我的病，累你不知曾費了多少的心血。」

「可是這就是我們的責任呀。」黎小姐又溫柔地在他的床邊坐下去，而且坐得更貼近些，「我生過很多次數的病，我却從沒有遇見過像你樣溫柔的人。黎小姐！只有你。」

黎小姐似乎感到了一點羞澀，她只是用了兩隻手在搓弄那塊給他揩過眼淚的手帕。他的眼光不時落在黎小姐那苗條的身上，他看清了黎小姐的五月的最鮮美的水蜜桃似的白裏透紅的肌膚，他看清了她的虹一樣的處女所特有的光彩，在臉上，在身體的任何部分。

可是這時在黎小姐的心上却交織着許多複雜的線條：她想起了自己那一份不美滿的命運，也彷彿是秋天的一陣蕭蕭風雨似的；同時又想到這個床上的幾頻於死亡的，但是抱懷着一

個偉大的志願的駱其偉，這個她理想中的最可欽佩的人。

「黎小姐！」他把黎小姐的思想打斷了：「要是靠着神的力量，我的病能夠好起來，像你所說的，明年春天，那時候，我應該怎麼謝你呢？」

「那時候——」黎小姐的喉頭裏像有東西哽住，他真的說不下去。

「那時候你請一星期假我們到蘇州或杭州去作一次短期旅行好不好？黎小姐！如今我真不能離開你，因為我的生命全是屬於你的了。」

黎小姐的心裏在暗暗流眼淚，她暗暗對自己說着：「這個善於做夢的可憐人哪！」他實在回答不出一句話來。

「你一定說我太愛空想了，是不是？」他又昂起頭來。

「不，我愛旅行杭州，我愛西子湖，說起來我還沒遊完西湖十景哩！」

黎小姐心不在焉的說了這連自己也不覺得的話，她痛苦地伸過一隻左手跟他柴樣的骨幹相握着。

駱其偉不自禁的注下兩流感激的眼淚來，他說：

「婉瑛！恕我這樣叫你吧，如今我才知道世界上還有一個對我同情的人。……婉瑛！」
黎小姐俯下身去，他的一滴眼淚跌落在駭其偉的臉上。一邊說：

「不要太興奮了，你好好睡一回吧！」

五

第二天清晨，他醒得特別早，因為他覺得今天的精神非常健旺，彷彿注射了興奮劑那麼的，一顆心老是棲息不定。他掀開帳門望了望天色，失望地又使他看見一個下雨天。

可是今天黎小姐到他房間裏來也特別早，她見他正在坐起床來，便驚訝地說：

「你要什麼？」

「我不要什麼，我想看看窗外的天空，黎小姐！我爲什麼老是見不到太陽呢？我有好多時候沒見這東西了。」他說着依舊倒下去。

「秋風秋雨的時候那裏會有太陽呢？再過幾天，等天晴了，我把你的牀推到窗前去，讓

太陽照着你的全身。」黎小姐只得又欺騙孩子似的說了句謊。

「黎小姐，我是多麼希望那時候的到來啊！現在我真覺得我的心實是太空虛太慘淡了。」他說着接連咳嗽了一回，帶血的痰吐在白白的手帕上。

黎小姐照例給他打開一回窗子，讓新鮮的空氣流進來，十分鐘光景她便依舊把窗子關上了。轉過身來偷偷看一看病人的神色。可是他今天特別與平常不同。他的呼吸是短促而緊張，他的面孔比昨天還要慘白得多。黎小姐正走近牀邊去，他又接連吐出了幾口腐爛的肺葉。他的頭突然溜下了那個高高的枕頭。

「你，你什麼地方不舒服嗎？什麼地方？……」黎小姐急忙抽近去。

「我的袋子裏，黎小姐，有一張照片，我送給你，你……，」他只翕動着嘴唇說不下去了。

黎小姐這時沒聽清他的話，她在床邊按了按電鈴，二三個看護就都飛似的跑來。她只說：「快去叫朱醫生來，張醫生也好，快……，他……。」

她輕輕把他的頭重復放在枕頭上，兩隻手不住地在他的瘦弱的胸脯上撫摸着。這時病人

又張了張眼睛，他流眼淚支唔地說：

「黎；你；你讓我，吻……。」

黎小姐明白他的意思，雖然他曉得一個患肺病而死的人的最後的一剎那不宜跟他接近，因為他會有更利害的病菌透出來。可是她也顧不到什麼，她不自禁的把身子俯下去，她的嘴唇便落在他的黏着肺血的下頷邊，她只說：

「你安心，我是不會忘記你的，你安心！」

這時朱醫生和張醫生都來了，黎小姐也趕忙把頭抬起來。

「早上就這樣吧。」朱醫生問着說。

「不，我進來的時候還是好好的，他多說了幾句興奮的話，頭便在枕上溜下來了。」黎小姐含着淚回答朱醫生，也看看張醫生。

朱醫生的手在他胸上按了按，又在他的脈搏上按了按。他搖搖頭，不說話。

「就沒有方法了嗎？」黎小姐明明知道已經沒了方法，可是她又不相信自己似的問着朱醫生他們。

張醫生也搖搶頭。

朱醫生又按了按電鈴，他對進來的看護戚小姐說：

「打一個電話到心心旅館，叫廿九號旅客馮雲鵬馬上到醫院來。」

看護答應了一聲走了。朱醫生和張醫生也相繼着出來，臨走的時候張醫生又回轉頭來對

黎小姐說：

「黎小姐，請你坐一回，暫時不要離開這裏。」

黎小姐點了點頭，她不能再說一句話，因為只要一說出來，言語的聲音和哭的聲音就會打成一片。她的心裏正有無數的螞蟻在成羣結隊的爬行着。接着她又不相信似的喊了一聲：

「駱先生！」

他彷彿有點聽到，可是已沒有能力回答一聲。他的額上突然滲出了一層汗珠，他的眼眶裏又流出了兩行最後的眼淚。終於眼睛定了，眼臉自然地垂了下來。

「一個偉大的革命者真也會死的嗎？」她嘆了一下。

黎小姐突然記起他說過有一張照片，就在他的貼身衣袋裏去摸了摸，這可是使她吃了

一驚，那摸出來的並不是死者的照片，照片上明明是一個女子，一個年記並不老的西洋女子，她的面上有一股雄赳赳的威武氣，她的頭髮鬢曲得很有力。黎小姐凝着神仔細看了一回，便看看背後。

背後寫着一行字：

「女革命家愛瑪·高德曼像」

黎小姐看得出寫這字的並不是死者；可是在照片前面有一個指紋印，她却準認識這是死者的食指紋。因為那上面有一個斷紋，那是他親口對她說過是光榮的成績。

她就把這張相片放在貼身的穿衣裏。

六

一直到下半年，馮雲鵬才來了。他帶着眼淚在死者的手上摸了摸，手已經冷得像一塊鐵

。接着他又喊了他幾聲，回答的只是一股冷清清的死氣，他的心裏也有無限的酸楚。

當天晚邊，死者的身體就被放在一個水不通空氣的環境裏。下午五點鐘光景，馮雲鵬已接治好公墓的一切手續和付清了一切費用，沒有軍樂鼓吹，也不燒一點經佛之類的東西。他只叫了幾個有力的武夫，把死者的棺木抬上汽車，汽車就一直開到公墓裏。

送葬的除了馮雲鵬，死者的一個最忠實的朋友；還有朱醫生，一個最欽佩死者的人格的人；還有幾個看護，可是只有黎小姐一直淌着眼淚，從他死了後到放進墓穴裏。

從醫院到公墓有十多里路，在車上，馮雲鵬含淚對朱醫生說：

「朱醫生，像駱其偉這種人我覺得很少見的，雖然他對人家有過誤會，可是這誤會是人
家給他的，並不是他誤會人家的。」

朱醫生紅着眼眶點點頭，不說話。

「他坐了一年監牢，」馮雲鵬又接下去說，「其實他是不應該給坐牢的。我們就根本少
不來像他那樣的善於奔走的人。」

「也是因爲這一年牢使他斷送了生命呀！」朱醫生像有無限感慨。

「要是可能的話，我想要政府給他一點撫卹金。你不曉得他的妻子就住在我的家裏，自那次內亂逃亡以後，她在外邊流浪了四五年後才找着了，可是那時候他已經在監牢裏了，我不忍把這消息告訴她，使她難受。如今他死了，我也不想給她知道，反正知道了也沒有什麼好處。」馮雲鵬說完了一大串話，他透了口氣。

黎小姐聽了這話便驚訝地接下去說：

「那末有空我還希望跟她見一見呢，她大概也一定是個不平凡的女子吧？」

「是的，黎小姐，這一次太辛苦了你了，我要代死者的夫人感謝你呢！」馮雲鵬苦笑了笑。

這時汽車已到了公墓，但暮色已蒼然了。蕭蕭風雨吹打着死者的棺木，馮雲鵬叫幾個武夫把棺木放進墓穴裏。一路泥濘的道路行走很不方便，黎小姐就險些兒摔了一交。

放進墓穴之後，黎小姐用了哭啞了的喉嚨唱了支安息歌，朱醫生又在坟前替他做了個真誠的祈禱。

「明年春天要是我有空，我還想來掃墓。」馮雲鵬突然對朱醫生說。

「我也這樣想。」朱醫生回答說。

黎小姐也想說，可是她聽了「明年春天」那幾個字，她又禁不住哭了。天就一直下着蕭蕭細雨。

過不幾天黎小姐拿了花圈又到公墓去，她看到死者的墓穴上也跟許許多別的一樣。可是她意外地看到了他墓旁的一塊碑上不知誰刻着有一首詩：

一個薄命的青年全無名望，

息着他的頭顱在這兒地之膝上；

學藝的美人不曾嫌他寒微，

幽憂的女神把他當作愛人一樣。

他的心地寬宏，他的神魂淨朗，

上天送了他一個等大的報價；

哀矜之人他雪與一切的淚漿，
他博得了一個的友人天上。

莫更把他的功績表揚，
也莫把他的瑕疵誹謗；
瑕疵與功績同在天鄉隱藏，
同在天父的胸中懷抱着意外的希望。

——錄Gray墓畔哀歌之一節——

黎小姐讀完了這詩，她就對長空嘆了一口氣，又用着悲壯的口吻在坟前說：
「年青的革命者呀，你並沒有白死，你死後將有更多的人會跑上正義的道路來；如今已
有這一塊碑樹立在你的坟旁，我說你已經得着勝利了。」

接着她哈哈笑了幾聲。一陣風來，把她拭眼淚的手帕吹到死者的墓穴上。

漂

鳥

鄉愁

彷彿做了一場大夢似的，在外邊流浪了十一年的杜子俊，他突然懷念起家鄉來。他記起家鄉裏的幾畝瘠田，也記起自己那一個黃臉婆和一個孩子。

這十一年中，他竟不知道究竟做了些什麼。每天每天，他都彷彿在煙雲迷霧之中過着日子。當初是在上海，事實上一個號稱經濟首都的上海根本就容不下像他那樣的窮小子；幼年就生長在窮鄉僻壤裏的他更沒有適應都市罪惡的本領。先前的五年，他在開北的一所小學校裏執教鞭。一月十五塊錢的報酬換得了他全部的勞力，生命，快樂和一切。

永遠就躲在一條狹長的幽黑的弄子裏，所吸的是附近工廠裏的煙煤氣，所過的是老鼠一樣的擾噪的生活。五年以來，他沒有看見過一個春天，沒有看見過一朵自然的花。罪惡的臉孔却每天都機械地放在他的面前。

然而，爲了生活，他畢竟把什麼都忍耐下來了。生來的一股偏強的脾氣在生活的鞭子下

面死去了，傲慢的妄大的空想也像一個肥皂水泡那樣的給都市的風吹散了。

五年來他的生活是沉寂。像一隻破船沉落在水底裏。

他在「一二八」中日戰時被砲火槍花沒可奈何地逼離了這個可使他詛呪，也可使他留戀的狹弄和小學校，還有充滿了笑和淚的幼稚的學生們。孤單單的一個身子，他在狼狽紊亂之中跟一夥人逃出來。他帶走的除了年來的一點積蓄外，只有一隻破舊的皮包：皮包裏面是幾件破衣和二段小小的粉筆頭。

這以後，他曾經碰過許多釘子。他看清了社會的陰暗面，他覺得他的周遭簡直沒一點兒溫暖的空氣。

五六年來，他的身體差不多全放在不定型的生活裏，雖然也偶然弄到了一點小小的枝棲，不久卻又使他不得不展開翅膀了。

但是這五六年中，他却認識了許多罪惡，他明白地看出中國外交的種種不同的失敗。他更多地看清國內的軍閥氣氛還沒有消滅殆盡，簡直每天都可以引起內戰，都可以釀成殘殺。這一次他又從一個很危險的局勢裏逃出來，十一年來的奔波和流浪雖也挫折了他一點熱烈的

勇氣；他却仍覺得生命重於一切。他不願自己這一個無用的身體被無端的砲火的犧牲而逃出來了。

跟上一次一樣，他依舊保存着那隻破舊的皮包。但是這一次他的袋子裏是空了。

突然一個想頭飛進了他的心裏，他忽地覺得懷念起家鄉來了。幾年前的接連的水災和旱災，自己的農村總應該破產得不可收拾了吧？還有自己的妻子，十一年來沒有通過一次消息，也許已經死了，也許已經嫁了人了。這些問題他在十一年來沒有去想。如今却偶然想起來了。

使他懷念的還有一個他的朋友宋雲彬，他們從前是同時在一個師範學校裏畢業的。他們都有過偉大的志願和夢想。但是後來他們各自爲了生活而分離了。要是他就在故鄉，那末這一次回去跟他去商量一下，還是在故鄉辦辦農村義務教育，這不也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嗎！

杜子俊，這一個在人生途上幾乎失敗了的人，負着年和月的重累，又負着失望的悲哀，他決定回到故鄉去。單單一個身子，穿了一雙破舊開了口的皮鞋，一件陰丹士林布的長掛染滿了污跡，一隻破蓋的皮包便算是他的行李：皮包裏面是幾件破衣，一本鄉村教育實施法，

還有幾雙前穿後通的膏藥似的臭襪子。

他就這樣簡單地買了一張四等客車的票，轆轤的車輪把他送回故鄉來了。

也有過夢

杜子俊今年是三十四歲了。十一年前，他還只有二十三歲的時候就離開了故鄉的。他的青春與其說是美麗的，毋寧說是在痛苦中掙扎的。十八歲那年他在師範學校裏畢了業，這一年的冬天他母親就給他跟一個沒有感情的女子結了婚，二十歲那年母親便死了。父親死的時候他還在襁褓裏。母親死後的第二年他生了孩子。莫知莫覺的，二十一歲的他竟也做起父親來了。

然而他是不滿於現實的：他不滿自己的家庭，不滿母親將他娶來的妻子，也不滿整個的農村，同時他覺得更不滿的是自己。

因為他常常覺得自己是太怯弱了。

「珍，總有一個時候我今要離開你的。」
一天，夜已經很深了，杜子俊從夢中醒來，他不張一張眼睛，就那麼推一推他妻子的肩膀，有心無心的說了這一句話。

「你可以離開我，我可是離不了你呀！」
愛酣睡的妻子聽了他這句話突然惺忪了。她轉過身來，緊緊抱住了丈夫的瘦腰肢，並且把話回答得娓娓動聽的樣子。

杜子俊雖然聽清了妻子的話，他却沒有把這句慘淡的多情的話意會到自己的心坎深處去；而給與一些同情與安慰。

其實，自從母親死後，他就每天都在打算怎樣離開家庭的事。他的心沒有一刻不放在離開家庭的念頭上。當時他覺得自己正年青，自己正該應去好好的做一點有價值的事。因為他看清了教育的腐敗點；不但是教育，就是別的事業也沒有不走在崩潰的危機上。時代潮流的趨勢，無疑地農村已漸漸走上了破產的道路。他覺得自己不應該像一個老鼠，白天就永遠躲在洞子裏，只有在黑夜裏略略露出一露面。

於是有一個臆念走入他的心中，他預備憑着自己的一份勇氣和能力，還有一張師範畢業的文憑跑到都市中去發展發展，或者就說是去改革一下他認為腐敗的教育。這時他決計不想到都市的罪惡常常會消磨一個有志氣的人；他也不知道沒有應付能力，沒有吹拍手段的人是不適合于「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原則的。

「現在我已經決定要到上海去了。那兒我有許多朋友，他們一定會幫我的忙。我不願老住在家裏守妻子。」

一股青年的熱血激動着他，他敲了一下檯子，站起來對妻子這麼說。

「但是叫我們怎麼過日子呢？」妻帶着眼淚這麼回答丈夫。

「爲了你們，我就應該永遠守在家裏嗎？」杜子俊又拍了一下檯子。他覺得這時的自己只有勇氣，沒有情感。

妻子是哭了，兒子一跌一仆的牽住了母親的袴腳纏着玩。

「你不曉得男兒志在四方的一句話嗎？」杜子俊雖然也有點眼邊紅，他的勇氣却是依舊的。他拍一拍自己的胸膛說：「男子漢，嚇！」

憑了他的自信，他決定走了。

可是妻子老是和他纏纏不休，終天淌着眼淚，終天訴說着自己的苦命。但在沒可奈何的狀況之下，她還是殷勤地替丈夫收拾行裝，她把自己心愛的繡枕偷偷放在丈夫的箱匣裏。

那天晚上，杜子俊聽了妻的一番叮囑，他第一次在別人的前面流眼淚。但是理智勝於熱情的他却並不因眼淚而放棄了自己認為是偉大的志願。

「珍，兒子你給我看養着，房屋和幾畝田全都你收管去。就是全賣光了我也不說一句廢話。」杜子俊似乎覺得不稀罕這些。

「那你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說不定是什麼時候。」

「上海又不是外國，不是三四天路程就可以回來的嗎。」他顯出了驚訝。

「告訴你，如今我穿上了這麼一套襪襖的衣服去，我不帶一點貴重的東西在身邊。我願憑着自己去創造新生命；要不是我造成了一件事業，我是不會輕易回來的。……」杜子俊一口氣說完了這句話。這時在他眼前彷彿放着許多美麗的現實的夢，他可以輕易地跨入每一個

夢裏面去。

一隻小小的箱匣，一隻皮包，一個鋪蓋，吐出了一口混濁的空氣，仰頭看了看燦爛的雲天，大踏步地，他不回顧一下故鄉的田野。他走了。

團聚

想不到十一年的時光過去得這麼快，這麼渺茫，也想不到實現一個夢境有這麼難。杜子俊如今像一隻小螞蟻，他蹣跚地回上舊地來了。

一輛四等客車把他拖到故鄉的市鎮後，他就立刻跨上一隻到家鄉的航船。船上不到半天，他看見了一切過去曾經是很熟悉的東西：他看見幼年時候伏着釣過魚的小池蕩，也看見母親的坟墓在田野旁，也看見童年的伴侶小牛伏在田畦上工作，最後他又看見一條大的石凳了。

這石凳就是他應該上岸的地方，但這石凳也就是十一年前他冒着勇氣跟妻子離別而下船的地方。石凳雖經過了十一年的風霜，它除了多生上了點蘚苔植物在下面以外，沒有更大的

改變，但是他是變了。

十一年的流浪使他的臉上有了深深的皺紋，彷彿經過了一個雕刻匠的細琢；他的頭上有蒼蒼的花白髮；他的聲音是嘶啞了，他的背樑是僵僵了。

提着一隻小小的破皮包，穿上一雙頭尖開了口的破皮鞋，杜子俊踏着迂滯的步子走回家去。當他把脚底放下去的每一步，彷彿泥地下會有了一種反響，因為在這裏他曾經對妻子再三地說過「要是我不找到新生命，我決不再回家來」的一類話。

他認清了一家斑駁了的破台門，他往這斑駁了的台門前來來往往的走了四五趟，因為如今他覺得沒有勇氣跨進這門檻去了。

終於他是眼睛對着地面走了進去。他的眼前就立刻展開了一幅溫馨的夢境。這裏是什麼也沒曾改變，一切東西的放置和十一年前全沒有兩樣。這才使他大膽地喊了：

「阿龍媽！阿龍媽！……」

依着這聲音飛奔出來的是一個中年的婦人：她有一張憂鬱的面孔和深陷的眼，一個懶懶的髮髻掛在後面，她現出驚奇的樣子。她見了是他。手抖了，手裏拿着在縫的一隻鞋面也掉

下了。

「你……你？」阿龍媽遲疑了一回，她急忙走近來。

杜子俊却把眼睛釘着在地上。

「你，你不就是阿龍的爸嗎？」阿龍媽已經站在他的身邊，聲音抖着。眼光也就抖顫地打量着他的全身。

「我……我……不……」他不能再說下去一個字。他的聲帶幾乎被某一種東西阻塞了。

阿龍媽的眼中又充滿了淚，她的一隻手輕輕放落在他的肩膀上。

「這些年頭，我是太苦了你了。阿龍媽！」杜子俊的喉頭戰慄着。

「我可真想不到你還有回來的一天啊！」阿龍媽彷彿深深歎了口氣。接着就提高了喉嚨喊：「阿龍，阿龍！……」

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就飛一般從後面出來，他以一雙懷疑的眼睛看看母親：「媽，這位客人是誰呀？」

「你想這個是誰吧？」阿龍媽痛苦地接了一句。

孩子的眼睛看看母親，又看看這陌生人。

「阿龍，這就是你離開了十一年的爸爸呀！你……」阿龍媽說着哭了。

「爸爸呀！我還有一個爸爸嗎？媽媽，你不是說爸爸已……」阿龍驚奇地看看母親。

「是呀！阿龍，你爸爸的確已成像死了一樣了。你爸爸不能對你盡一點責任，你是不應該叫我做爸爸了呀！」孩子！他透了一口氣對妻子說：「但是，我並不是不想掙扎，而且我是盡了我的能力和本分對環境極力掙扎的，可是萬惡的社會使我沒有可用力的地方。如今我是失望地回來了，然而我的勇氣也還沒有完全死滅，這一次我要到家鄉來辦鄉村教育。我覺得我應該從故鄉做起，再擴展到外邊去，……」說完了伸過手去握住兒子的手，可是阿龍却怕生生地把手縮回去了：「阿龍，社會摒棄了我，你也摒棄了我嗎？」

阿龍媽含着淚忙拉住孩子的手交給丈夫，但當他看見妻的一雙乾枯憔悴的手的時候，他是擒不住自己地注下眼淚來了。

舊雨

第二天，阿龍媽把十一年來的生活情形都告訴了他。因了農村的破產，同時也因了生活程度的提高，家裏的幾畝田早已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遠房的本家六九公公了；去年年底又因爲還不了賬，又把自己住着的一所屋子押給了人家。

「但是，幸而你回來了，否則叫我們怎麼過日子呢？」阿龍媽突然把語音提高些，同時也沉重地歎了口氣。接着她的感傷的眼淚又流下來了。

這無疑是給與他一個當頭的棒喝，如今他是空着手空着袋子和皮包回到故鄉來，他有什麼方法可拯救他們母子呢？他只是接連地答應着「唔唔」，他感覺得自己真是太空虛了。

「宋雲彬近年來怎麼樣呢？」

經過了須臾的沈寂，杜子俊以一雙慚愧的眼光看看妻子說。

「他，他就在我們間壁的祠堂裏教書。」妻說着就看看阿龍：「阿龍，你去叫宋先生來

，你說你爸爸從上海回來了。」

「不，」杜子俊提高了喉嚨說：「阿龍，你說爸爸是逃難回來的。」

阿龍看看父親的一升憂鬱臉，他含糊的應了聲「是」。

「他難道也沒有過一天好日子嗎？」杜子俊目送着兒子的背影出去，又把頭回過來對妻子說。

「一天也沒有。去年他妻子死了，買材下葬的錢還是向人家借擺來的。」妻也憂鬱地看看丈夫。

不一回宋雲彬來了，他和杜子俊一樣的穿着一件滿着補釘的長掛，皺紋深深刻在他的飽經世味的臉上。還有一口乾咳。

「子俊，」宋雲彬先叫了一聲：「想不到我們還有相見的一天。」

杜子俊連喊他一聲的勇氣都沒有，他急忙站起來把他的手握住了。

兩個人的眼光緊緊相對着。

「子俊，這些年頭你在外面怎麼過日子呢。」宋雲彬只是目睜睜的對着他，他以懷念的

口吻問了這句話。

「說起來也不是一天兩天說得完，不過總之我是在逃亡中過日子。不是外國人來侵略而使我逃亡，便是內戰的關係使我漂流無定。十一年來，我什麼滋味都嘗遍了，只是沒嘗過甜的，」杜子俊的喉頭幾乎嘶啞了：「那麼，你呢？」

宋雲彬彷彿沒可奈何的笑了笑，杜子俊準知道他的笑裏含有眼淚：「關於我，你夫人一定知道得很明白吧！我在這祠堂裏已教了八年書了。」

「八年了？」杜子俊彷彿不相信似的追問了一句。

「是的，正好八年，他是你走後的第三年就來教書了。」阿龍媽用手指算了算，才插進來說。

「祠堂裏跟師塾一樣沒出息吧？」

宋雲彬點點頭。接着又來了一陣子苦笑，接着是一陣子乾咳，有痰，痰中隱隱的有些血絲繞着。

「雲彬，我們爲什麼都這樣沒出息呢？過去在學校裏，我們不是都有很大的志願的嗎？」

那時你做的是學生會主席，你曾經痛痛快快的罵過師塾的貽誤青年。想不到幾年以後，你自己也做起貽誤人家的事來了。哈哈，真是——」杜子俊這才把握住的手放掉了：「雲彬，坐一回吧，我們談談。」

宋雲彬又吐出了幾個乾咳和血痰，他在杜子俊的對面坐下去了。

「可是我何嘗不願意掙扎呢？但是我常常覺得一個人的求生的欲望強過一切，自己雖然並不愛這一個沒出息的身體，一份求生的欲望逼迫着我，使我透不過氣來。……我還有什麼勇力去對環境開戰呢？」宋雲彬說着歎了口氣。「像一隻冬眠的蟲子似的，終年躲在那個破祠堂裏，不聞也不問。」

「一個蟲子似的躲在破祠堂裏固然沒出息，可是像一隻漂流的鳥兒似的在外奔波也是同樣的沒出息呀！」杜子俊以一雙深陷的眼睛望望宋雲彬。

宋雲彬站起來了。

「我還沒跟你談上一個頭呢！坐下來吧！我們談談。」杜子俊伸進手去彷彿想把他拉着坐下去。

宋雲彬的回答是：「現在快到放午學的時候了。我要給他們去背書；而且我今天也太疲倦了，我吐了更多的血。」

幻想之花

吃過中飯，杜子俊走到一間十一年前曾經做過美夢小書室裏，桌上的塵埃已積得快二寸高了。

他重復把皮包裏的鄉村教育實施法拿出來，一頁一頁的看了二十多頁，像得着了一點機會，就打開抽屜想拿取一張空白的紙。可是抽屜裏除了塵埃以外，就只有一個鞋樣紙，這鞋樣紙是阿龍媽剪着的，而紙上面寫着的正是他在十一年前還沒有遠飛的時候的計劃書。他看着過去的字跡，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如今又輪到他寫下計劃書的時候了。他要在最短期間在自己的鄉村裏辦起一所農村初級小學，或者是短期義務小學。而且他還有一個定見，就是無輪在設施方面，在教導方面，都

要盡善盡美，可以給鄰村的倡辦教育者一個好模範。

費了好久時候，他粗粗地寫下了一張計劃書。許多地方他都是根據了這本農村教育實施法的。

接着他獨自個跑上宋雲彬那邊去。因為在他的理想中。只有宋雲彬才是唯一可與合作的人。他想去向他徵求一點意見。也要他盡力幫忙，使完成這件有價值的事。

時候正是四點鐘。宋雲彬正把十多個兒童放學回去，他在整理自己的箱匣，他眼睜睜的在看着他的一張不能兌現的支票似的師範畢業文憑。

「雲彬，你……」杜子俊見他捧着文憑，心顫抖了一下。

「哈哈！真沒意思。」宋雲彬急忙把文憑放到箱子蓋上的插子裏去，把箱子也蓋好了。

「我有一個計劃，此刻就來跟你討論討論，因為我覺得祇有你可以幫助我。」杜子俊不客氣地自己倒着茶，在一架破籐椅上坐下去。

「計劃？什麼計劃？」宋雲彬問得很平凡。

「這……」他把剛才的計劃書拿出來。自己更坐近到他的身邊去：「我想我們年紀並不

大。我雖然在外邊受了刺激和人家的奚落。但對於自己這破落的農村，真看不過去。我覺得總得想法子。……」

「想法子……嗯。」他說得很平淡的樣子。

「我就想在故鄉辦起一所初級小學。你應該和我合作。我覺得我們應該盡我們的責任幹，是不是？這就是我的計劃書，我是有根據的；但是別的都不成問題，只有經濟方面……」
杜子俊說到這裏昂着頭似乎在徵求他的意見。

「但是最難的也就是經濟呀！」宋雲彬帶着咳嗽回答了這句話。

「這，我希望能努力周旋，到鄉公所也去設設法，恐怕不會沒有着落。」他覺得並不失望。

「只有你這樣想吧！告訴你，近年來我們的農村真是沒有辦法可以想了。我覺得單就是我們農村也可以代表一個國家，一個世界，什麼景象都有。我們這裏也有很大的企業家，像你的六九公公，聽說他去年在標金裏又進了不少，但他不肯破小費，平常真是一錢如命；我們這裏也有窮得飯也挨不着吃的人，誰會相信一個農夫連自己也會挨餓呢？可是事實是如此

。我們讀書時候常常給我們挑鋪蓋的華生，他的女兒給賣去做了娼，兒子也賣給人家做苦工，自己死了沒棺材放，屍身爛得十里外。你想……」他又接連咳嗽了七八聲。

杜子俊的身子僵木地呆着。

「……可是什麼糧呀捐呀的花樣又真多。今天這明天那的。自己有兩三畝田的人家，從前可算得溫溫暖暖，如今都過不得活。……子俊！你別做夢了。你只要在故鄉住上一個月，就什麼也都會明白的。你且靜一靜心吧！我勸你應該把人生看得達觀一點，不要太憑妄想。」宋雲彬的接接連連的一大串話簡直是一盆冷水，杜子俊提起了精神聽了後，身體簡直成了瘋僵，他說不出一句話，他的心的熱度也幾乎冷下去了。

沉默了好久，杜子俊定了定神。他用一隻乾樵的手拍了拍自己的胸脯。便站起來說：「我得去極力設法。我相信行易知難這一個定理，我想奮！……」沒說完這一句話，他挺身走了。

泡

杜子俊又把自己的計劃原原本本與妻講了一遍。雖然妻並不十分贊成他的提議，她却也不反對。他和妻商量的結果是且到六九公公那邊去設設法看，或許他能幫一點忙也說不定，好在這是公衆事業。

六九公公是杜家村最富有的一家。杜子俊的父親在時與他就很有交道，可是如今是少有來往了。

六九公公的家在村西。

冒着深秋的冷風，杜子俊負着一顆真誠的求助的心跑上六九公公的家去。

「老爺還睡着，沒空閒。」看門的打量了他一下便這麼回答說。

「五點鐘了，該不會睡了吧。」杜子俊懷疑看門的說謊。

好容易才把他走了進去，等了半個多鐘頭，那位五十多歲而臉色紅潤的六九公公才銜着

雪茄煙出來。杜子俊便恭恭敬敬地跟他打了招呼。

「十一年不會見，六九公公是豐厚得多了。」杜子俊是不慣說這一類話的，可是他又不
得不說。

「十一年來，你在外邊可得意？」六九公公有一張可怕的笑臉。

杜子俊只是「唔唔」的應了一串，他沒心思說廢話。他就在短時間內和他說明了來意。
跟着他的語氣，六九公公的面色也慢慢地改變了：一張紅潤的笑臉暫時給一層不自然的
雲罩住。他以不耐煩的神氣看着杜子俊的全身，烟霧從他的嘴巴裏吐出來。

杜子俊終於又沉重地誠懇地補足了一句：

「農村破產在現在是必然的趨勢。但農村致於破產一部分理由也是教育不普及的緣故。

六九公公是本村的聞人，希望一定能幫一點忙。」

六九公公不快意地點點頭，他把話頭移了開去。他問起了「一二八」滬淞戰爭時的情形，
問起商務印書館在日本砲火中焚燬時的盛況。他的結論是：「那一次幸而沒有綿延到我
們鄉下來，否則……」他的頭不住在空中打旋。

杜子俊不耐煩地站起來，同時又問了一句：

「六九公公究竟能不能幫一點忙呢？」

「這，這不是我的責任，這應得跟鄉長去說。我們的鄉長是周子樵先生，他就住在村東。」這便是六九公公的總結論。

杜子俊沒可奈何的退了出來，他的心又移到鄉長周子樵的身上去。他想也許鄉長總能想一個妥當的法子。因為這是他的責任。

在夕陽裏，他又快快地跑到了村東。

先到鄉長的家裏，家裏的人說他在鄉長辦公處；又走到距離二里光景的辦公處去問，回答是鄉長在家裏。

經過多方的查訪，知道鄉長在朋友家裏吃喜酒。他又到了鄉長的朋友家裏，跨進門去，他就聽到裏面的牌聲響得非常熱鬧。

杜子俊見了鄉長。鄉長是一個矮胖子，綽號爆仗，是個商人模樣。他又以一張謙讓的嘴巴跟他說明了來意。還沒說完，他覺得鄉長就有點支吾了。

「鄉村小學我們正多着呢？」鄉長說了這句使杜子俊驚訝的話。

「多着？」他懷疑起來。

「你家間壁的宋雲彬先生不是一個例嗎？他已經做了八年校長了。」鄉長用大嘴巴不耐煩地跟他解釋。

「這是師塾呀！」杜子俊幾乎要大聲喊出來。

「師塾與學堂還不是一樣的教人讀書嗎？若是要有操揚，要有紀念堂，我們就根本沒這麼多的經費。」鄉長有了更進一步的不耐煩。

「這一次我從上海回來，我就想來改革，我已經跟宋雲彬先生商量過，我們想合作起來幹這件事。」杜子俊的希望如今是在危機上了。

「那，那很好，我們鄉裏就缺乏像你們樣能實幹的人。不過經費方面，實在沒有辦法想。好在時間還不遲，我們緩緩再討論進行吧！」他說着笑了笑。

鄉長周子樵說了這回走杜子俊的話，他自己也因了裏面有人在呼喚，就急忙對杜子俊點了點頭轉身走了。

茫茫夜

見了鄉長出來，迎面是一陣砭人肌骨的寒風，杜子俊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夜幕慢慢展開來了。

他重新回到宋雲彬的祠堂裏。這時的他與剛才跟宋雲彬離走的時候完全兩樣，一層更濃厚的灰色霧蒙上在他的全身了。

「不錯，雲彬，你說得不錯。」杜子俊一屁股坐下在一把破藤椅上，他的神經像失了常。「你一定去碰過釘子了，是不是？我原說這是不可能的事，現在你應該曉得了。」宋雲彬又是對咳着對說。

「但當初我以為不可能的事也應該由人去做的，如今我才曉得不可能的事實在太多了。」杜子俊說着歎了口氣，也吐了口痰。

這是吃晚飯的時候了，杜子俊站起來要走，可是宋雲彬硬生生留住了他：

「我們的相遇真是太偶然了，今天我要請你吃飯；希望你能暢快地吃一頓飯，也吃一口酒。」

杜子俊沒有多大的拒絕，他們一共吃了二斤多酒。平常不善于吃酒的人，如今都沒有醉，他們的興緻太好了。

「明天，」杜子俊斷斷續續的說：「雲彬，明天我要到上海去，我又要流浪到外面去。故鄉真是太不適宜于我了，無論外邊的人情是怎樣冷淡，我却覺得故鄉的冷空氣更使我難受。」他的眼眶子裏幾乎要滾出淚珠來。

「流浪到外邊去你能保證一定會好嗎？」宋雲彬懷疑地，但也同情地說。

「我覺得比在故鄉受人奚落遭人譏笑要好得多了。」杜子俊把最後的一口酒呷下去，歎了口氣說。

「真像一隻冬眠的虫子似的，我是蜷伏慣了，你，我說你正像一隻爲生活而奔波的鳥，飛來又飛去。過去我們都有過夢，如今我們連一個夢的影子也沒有。」宋雲彬說着哈哈笑了
一陣。

「當初我以為拿了一張美麗的文憑就到處可以騙飯吃，可是如今我方才知道一切都是空虛的。文憑等于草紙。」

「草紙也可以揩屁股，但文憑又有什麼用呢？」

宋雲彬感慨地補充了一句。他就不慌不忙的跑到牀子邊，把那隻陳舊的小箱子打開來，他拿出了插在箱插子裏的自己的文憑。一邊點上了一根香煙，又把那張文憑在沒有熄滅的一根洋火裏焚燬了。

「子俊，我說，這反是一件罪惡的東西，我要焚燬它。」

杜子俊沒說話，他用着淚眼看一看燃着火的文憑。他苦笑。

吃完了飯，杜子俊回到家裏。這已是十點光景，他在茫茫夜色中跑到家中。阿龍早已酣睡得像一隻豬了，他的妻在一盞暗淡的荳油燈光旁給丈夫補襪。

「有點結果吧？」阿龍媽劈頭就這麼問。

「他們說以後再說，現在沒有什麼。」杜子俊不願把這惡消息完全告訴妻子，他覺得自己太可慚愧了。

十一年的分居使阿龍媽完全陷于失望的漩渦中。如今丈夫是意外地回來了，雖然他並沒有穿着更好的衣衫回來。她的眼前，卻展開了一幅愉悅的圖畫；她也有些微的幻想，些微的美夢。

「珍！」

在床上，杜子俊突然叫了一聲，這聲音在她聽來與十多年前，他們都在青春時代，杜子俊正在做着夢的時候一樣。

「我真想不到你也有回來的一天呢！」妻無可奈何的說了這一句說過了的話。

「但是——」杜子俊沒有把自己所要說的話說出來，他也不忍心說了。

這一夜杜子俊完全沉浸在苦痛中，他覺得睡不熟去，他聽着鐘擺的每一響，他的心也跟着鐘擺的每一響顫動着。

他幾次去摸摸床裏邊的阿龍，阿龍沒有回音；也去摸摸酣睡中的妻，妻也沒有動靜，她的鼻孔正對着他，一股冷冷的氣息正直衝在他的臉上，他卻沒有顧到。

他期待着有一個美麗的早晨。

但在早晨還沒有來到之前，杜子俊卻偷偷起來了。他偷偷整一整他的皮包，又將妻昨夜給他補好的襪子和那本鄉村教育實施法放進皮包裏。像一隻鳥，他又要開始漂飛了。

幾次他想去推動妻，幾次他想再跟妻作一番殷勤的告別，然而幾次他的理智都把他的情感打斷了。

又是大踏步地，杜子俊彷彿回復到了年青時代，他再三鼓足了勇氣，然而又含了酸痛的眼淚。這樣悄悄地他又離開了家鄉。

「家鄉的夢如今又做過了。」他慘淡地想着。

挾着一隻破皮包，他跨出門去。外面夜色尚濃，秋風在路上走，落葉聲響在四邊。

杜子俊用袖子拭了拭眼眶。

（一九三六年秋）

遲暮之花

也許就是一九二九年吧，那一年的秋天，雁子在遲桂花的樹頂上盤旋飛舞的時候。

那時候，我將從櫻花之國回到故鄉去。臨行的前幾天，忽地接到了封過去中學時代的朋友的信來，他說因為想在南京創辦一種事業，很需要人才的幫助。他叫我在回國之後，回鄉之前，先到南京去走一趟。我本來打算先回故鄉去的，經過了一番思索，才把心堅決了。同時在動身之前，先回了封信給他。並且告訴他到南京的時日。

如期我到了南京，我正從熙熙攘攘的人堆裏下車的時候，突然有一隻熱的手落在我們肩膀上，還拍了我一下。接着就有一個似乎很熟悉的人站在我的前面，他說：

「呀，等了你好半天，才算等到了，別了五六年，簡直一點也不變樣子呢！」

「可是你也沒有變呀！」我這麼愉快地回答他。這時我的喉頭上彷彿有許多話湧起來，想說；但一時無從說起，我祇是笑着。一邊同他握住了手，好久沒有放。接着我又問了一句：「你近年來好吧？」

「好呀！我們祇要糊得過嘴巴，還有什麼不好呢？」他展開了滿臉的笑容，只是沒有聲音。在這裏我看出了他的一股飽經世味的神色。

接着他幫我往行李房去領出了行李，又叫了一輛小汽車直駛到他家裏去。在車上，我便焦急地問着他：

「你究竟預備幹一種事業？說不定我沒有能力幫你的忙。」

「那裏的話，你一向有辦事的經驗。只是，只是也許經費發生了問題，那才是沒有辦法的事！」

「那末究竟是什麼事業呀？」我有些懷疑起來。

「告訴你，我不會累你的，我在計劃開一家大規範的百貨公司，你說好不好？你暫時住到我的家裏去，我們慢慢去商量再說。」

沒等我回答一句話，汽車已因了他的指使而停下在一個門口了。我就跟他下了車。

這天晚上，他請我吃了飯，飯後就被我邀到秦淮河畔去散步。過去我從許多人的口中，還從歷史的記載中，知道秦淮河是那麼一塊饒有詩意的地方。因此一到了南京，我的思慕之

忱便油然而生起來了。自然他是盡了地主的義務，一處一處的伴着我走了一遍。這時我恨不得在水色深沉的秦淮河上泛一次舟。我羨慕着那些停泊在河邊的「七板子」，湖色的欄干，舒服的躺椅，只要一躺下去，身子就像放在宇宙之外，飄飄然的再沒一些自制力了。但這提議終於被他打消了。他說深秋時節去泛舟是容易受寒的，而且我們都不是有強健體格的人。於是我們就坐在一株碧陰陰的樹下閒談。我們由國家的大事談到各自的身世，又談到秦淮河上的歌女的韻事。

由於他的口中我知道一些關於秦淮河上的歌女的事：在夏天的夜裏，秦淮河的水老是熱蓬蓬的。要是坐在船上，船緩緩的過了利涉橋，沿利涉橋的一帶就聽得見各種小調和歌曲。這聲音有的從附近妓樓上發出來的，也有從河面上的歌船裏跟着風飄過來的。翠船上其實也是妓女的一種。只要你肯任意地揮霍金錢，她們也會任性地送給你陶醉。你可以叫她們唱唱小調，那些敗瓦破竹似的聲音；你也可以在她們那兒得到些肉體上的愉快。但若你沒有豐富的報酬，她們會罵你不知趣的東西，或是遭受白眼的。這一類的人，在大中橋外來得最多。在暮色蒼然的時候，她們的舟子就像梭子似的來往交織着。

我用了那麼好奇的態度聽完了他的一大串話，我覺得他對於此道彷彿是很熟悉的樣子，接着便又問了他一些話，他笑着對我說：

「你祇要在南京住上一二年，便什麼都會懂得了。告訴你：還有夫子廟，過幾天也陪你去玩玩，市面就全在那裏呢！」

「那末，在這薔薇色歷史的秦淮河上，你一定做過了許多風流的韻事吧？」我半正經半戲謔的問着他。

他笑着，我看見他的眼睛慢慢細攏來，在一盞幽暗的電燈光下面就像一對貓眼似的。

第二天，我們就正正經經的談着他計劃着的百貨公司的事。他主張要大規範的來幹一下，裏面要有遊藝場，也有咖啡館。他要我將日本咖啡館中的女侍的情形講了一遍。並且他也預備雇用那麼殷勤的女侍。但是我們把這些問題討論了幾乎一天，還融合着他的一些朋友的意見，討論的結果，想不到依舊是那麼沒有答案；其所以沒有答案的原因，便是不能徵集起這麼一份大的資本，而且我又對他們說在這百業蕭條的社會上，縱然南京是比較富庶點，也是不可能的。結果他們的意見反被我的話打得冰冷，而且把抱負了好久的野心也減低下去

了。

他又請我吃了晚飯，我們索性丟開了這件事。我們正打算着到馬路上去散一散步，忽地他的房門外起了一陣接續的響聲，像煞是誰用了皮鞋尖在敲門。接着門便呀的一聲打開了，衝進來的是一個約莫二十四五歲的女子，她穿着那麼單薄的衣服，一陣濃豔的香氣包圍在她的全身。當我嗅到這一股不平凡的香氣的時候，她已經用了平凡的眼光對我一瞥，並且說：

「不出去嗎？昨天又失約，你這不誠實的東西。」

我的朋友顯然是很老練的樣子，他笑着對我看了一下，便給我們介紹了：

「碧芳，這位是我的老朋友郁先生，他是剛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又把頭轉向我這邊：「這也是我的朋友：秦小姐，她會唱得一口好歌，也是南京的一個紅人。」

「唔，久仰了。」我用了生澀的喉音回答了一句。我像覺得很不自然，臉孔有些微微的發熱。

這位秦小姐就在我那朋友坐着的雙人沙發上坐下去了，她是那麼自然的把衣角正了一下，並且把右腿擱到左腿的上面，一晃一晃的動蕩起來。她穿的是一雙鏤花的高跟皮鞋，肉色

的絲襪看去像赤着腳。她祇不住的對我注視，接着又將我朋友袋子裏的一個香煙夾也拿出來，把我朋友的嘴唇上銜了一枝，自己也銜上了一枝，又遞過一枝來交給我；又把火輪流的點着。我覺得她彷彿一點也沒有拘束，而且是近於放肆。這種人在我的許多朋友中間幾乎沒有見過，但是這時候我是見着了。我對於她的舉動，顯然沒有多大的討厭；而一個流浪了幾乎半生的人，似乎很迫切地需要着一種友誼的溫馨。這時我却並不會有什麼別的念頭，我只怪自己四五年不在祖國，一定是西洋的文明傳播進來，男女之間該是這樣的大方了。想起歐美各國的那種接吻爲禮的舉動，對於這位秦小姐我能說她什麼呢？

坐了好一回，我的朋友是默不發言，彷彿心頭上有一塊重壓，使他很不快活。秦小姐就不拘束的將香煙蒂頭放在地板上，用着那麼輕緩的腳勢讓烟蒂上的火慢慢消失。她又在我朋友的耳邊說了句話。話似乎很短的，我的朋友就跟着他一同到門外邊去，兩個兒揪着肩悉悉率率的談了好一陣。他們談的什麼我全沒有聽到。這時我祇覺得有些抱歉，我覺得自己該是一個不知趣的人，無端的破壞了他們間的秘密。直到他們重復帶着滿意的笑容進來，我才把抱歉的心懷寬鬆了些。

但是他們重復回進來的時候秦小姐是急匆匆的對我點了點頭走了，我看見她以輕飄的眼光望了望我的朋友。

「她大概是藝術學校的學生子吧？」當秦小姐走出以後，我就問着我的朋友。因為我看她的行動，還根據這位朋友替我們介紹時候說過的她有一口好歌喉的話。

「藝術學校？」我的朋友似乎驚異地笑着。

「不是吧？她的態度很放肆呢！都會裏的女性都如是吧？」我無意而好奇的問着。

「也許是都會裏的女性的緣故吧，哈哈！」

「究竟是什麼人呢？」我格外好奇起來。

「一個平凡的女性罷了，你看她是多麼平凡呀！」他似乎故意這麼說。

「你從什麼地方認識她的？一定是交際場上吧？」

「不，也不過在一個平凡的遭遇裏。我同她交往還不久呢，就算是今年的夏天。」

我看他彷彿有些秘密，便不再追問下去。我依舊要求他到馬路上去跑一跑，他却說：

「你今天太疲倦了吧，馬路上不必去了。明天我陪你逛莫愁湖去，還要逛玄武湖。南京

的風景不是一兩天之內玩得完的。」

我曉得他今天晚上一定有些私事，也許和那位秦小姐有事須接洽。要不然她爲什麼匆匆的來又匆匆然的回去？而當她來的時候我的朋友又是沉默着不說話，後來又悉悉率率的到門外面去不知說了些什麼。這些都能使我油然而生起了反常的心理，我索性在書架上拿了本厚的政治哲學讀着，一邊又對他說：

「你有事儘管出去吧，明天準陪我去玩。我今晚要看這本政治哲學，因爲我有個問題要在這書裏求解答。」

他還以爲我說的是真話，「唔」的答應了聲，一邊就換衣服，他說：

「那末我就跑出去一趟，不一回馬上回來的。」

但是當我把政治哲學讀了三章，時鐘響朗的在靜夜裏敲了十二下，還是不見他回來。我想：他一定在那位秦小姐的家裏吧？秦小姐大概是他的未婚妻吧？接着我又把政治哲學讀了一章多，並且等他回來；直到兩點鐘，還沒見他的影子，我才上牀睡了。

第二天我醒來的時候約莫十點鐘光景，他已經回來了。他坐在藤椅上抽香烟。臉皮有些

黃瘦，眼眶似乎比昨天要陷下去不少。他見我在牀上轉動着身子，便走近來對我說：

「昨天太對不起了！」

「倒霉，我一直到等你到兩點鐘哩。」

「呀，兩點鐘，我是被一位朋友拖着在打牌，雖是逢場作戲的事，却也真沒法推脫。一直打到八點鐘才收場，還輸了錢，這真是件冤枉事。」他似乎有點感慨的樣子。

「那末今天莫愁湖之遊做不到了吧？」我有些失望，但並不在臉上表現出來。

「是呀，我想睡，明天去吧，明天準陪你去，我將詳詳細細的告訴你關於莫愁湖在歷史上的韻事。」

于是我轉輾想着這天應做的事，我到南京是第一次，地方不熟，而且獨個人去逛也沒興味。偶然我想起有一個同事，他的家就在南京，我想叫他做個嚮導，也許比較獨個人逛好些。洗過臉之後，就雇了車子到那個友人的家去。

到了那同事的家裏，我問了聲看門的，當初他說不在家。經過我再三的懇問，才說因爲現在有客人在裏面，進去不方便。後來又在我的身上打量了一下，似乎還沒有窮酸氣什麼的

，他就說：

「你且在外邊等一回，我給你去通知。」

我就遞給他一張名片，並且在名片後面寫了兩行字，請他務必要出來等字樣。因為我們同事過三年，過去曾有過十分融洽的感情。

不久他就親自到門口來了，我們順便寒暄了一番，他邀我到房間裏去。他一邊走，一邊說：

「老郁，你看我現在浪漫得不得了，我覺得處世真太難了，處處地方都碰了釘子，現在我祇需要陶醉。」頓了一下，他又接下去說：「你願不願認識一位歌舞明星，比日本的女招待還好呢！」

「好，有空我託你介紹吧，在這個風雨飄搖的社會上，誰也都需要陶醉的。」我也笑着說了句樂天的話。

「但是她就在我的房間裏，現在我替你介紹吧！」

於是我們走到房間裏，他先把門開了，讓我進去，我慌忙得嚇了一跳，幾乎疑心着是跨

進在一個昏迷的夢境裏。天呀！爲什麼昨天晚上那個朋友家的女子又在我的眼前出現呢？她是絲毫也沒有與昨天晚上變過樣子的：一件淡湖色的旗袍，一雙鏤花的高跟鞋，還有肉色的絲襪，我覺得她呼吸的節拍，吐出來的香煙的白霧，全沒有與昨天晚上同那個朋友並坐在雙人沙發裏的時候兩樣。但是她爲什麼又會在這同事的家裏呢？而且依舊是那麽輕飄的把腿子一起一落的動蕩着。我的同事沒有看見我當時的驚懼和奇異，他只替我們介紹：

「碧芳，這位是我的老同事郁先生，他是個有名的政治學者；」他又把臉子對着我，「這是秦碧芳小姐，是著名的歌舞明星，是南京的一等紅人。」

「呵，久仰了，久仰了。」這時我才相信自己的眼光並沒有看錯，也沒有跨進一個奇異的夢境裏。

但是，我驚異着她爲什麼不認識我呢？她爲什麼不用一種比較熟悉的眼光對我看一下呢？難道站在時代前線的女子就應該有一份健忘的記憶嗎？

接着我的同事就對我談些瑣碎的事，他有時挽着秦小姐的手，有時又在她的奶子上摸一摸，或是在她的粗健的大腿上擽一下，想不到秦小姐都沒有拒絕，反是笑着。我這位同事的

確要比那位朋友老練得多。他對我裝了一下手勢，意思叫我也在秦小姐身上找點快樂。我有點手足無措，臉熱得發燒，他說：

「老郁，你也需要陶醉呀，爲什麼不陶醉一下？你讀過孟子，你覺得，『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哈哈！」

我笑着沒回答他，就不加思索的在秦小姐的對面坐下去。我大胆地對她身體上的任何部分傾視着，她自然不會感到一些羞澀的。坐不到五分鐘，秦小姐就站起來遞給我香烟，那是從她泥着口紅的嘴唇上拿下來的。當我踟躕着不能決定拿與不拿的時候，我的手已經將香烟放到嘴唇上吸了，我噴出了一圈一圈的霧似的濃煙。

往後她就用了淫蕩的手在我的後頸上摸着，在我背上輕輕地撲着拳，我幾乎不相信女子的拳全是那麼輕的。我不覺得一點痛癢，我的同事又說：

「老郁，你爲什麼不抵抗呀，該死的東西。」
我只可沒奈何的笑着。

中午，這位同事請我在家裏吃了便飯，秦小姐也在席上，她替我們酌酒，我不相信一起

飲了八杯，在那麼大的杯子裏，大概有兩斤多。我的臉紅得厲害，心也跳得厲害。秦小姐也就當面獻了殷勤，她說希望我到她家裏去，她說她那兒有更好的酒可以給我喝。這時我的同事又在旁邊鼓勵我，他說：

「爲什麼不去呢，就去陶醉一下吧，得過且過，這是我們處在這不安寧的社會上，抱應的樂天主義呀。」

「但是，我有事，我有要緊事，改天再去。」我說得那麼支吾的。

「事也可以改天再做吧，交際也原是事呀。」秦小姐插進來說。

我搖搖頭，裝出酒醉的樣子，就一倒倒在同事的牀上，呼呼的當作睡熟去。我聽見他們在沙發上打架，我聽見那同事在用手打着秦小姐肉體的聲音。往後我的同事問秦小姐說：

「昨天有收入吧？」

「姓金的，今天八點點才跑走。他向我求婚，我說非三千元的身價不可，要不然我就不高興。」秦小姐傲慢又悅意地說。

「以你的收入來講，三千元也不算多吧。我說單是你的兩隻乳房也可以買三千塊錢，况

且，況且，……」他的頭不住的在空中搖轉着。左手去拍拍她的肥大的乳房。

我想：姓金的不就是我那個朋友嗎？一定是吧？

「薛先生，你那睡着的這位朋友闊不闊？」秦小姐突然低低的說。

「無論闊不闊，四五塊錢總不會少你的吧。我想。」

「可是我想走了，下半年家裏還有賭局。」她像不能分身的樣子。

「你去，錢我替你收着。」

秦小姐就敲着合拍的高跟鞋的步子走了。臨走的時候他們大概做了一件舉動，我可是沒有聽見。直到她走遠又過了好一回，我才猛力把被掀掉，並且對同事說：

「老薛，我要走了，明天我就要回鄉去的。」說着在衣袋裏拿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來，我說：「你放着，有機會就交給秦小姐做……做，就說是纏頭之費吧！」

我的同事不自然的點點頭，他也沒有留我的意思；於是我就雇了輛人力車拖到老金的家里，這時大概是四點鐘。當我走進他臥室去的時候，他正在刷牙齒。

「今天太對不起你了！」我的朋友很抱歉的樣子。

「沒有什麼，我明天想回鄉去，莫愁湖祇可下次來遊了。」

「唔，唔，但是我真太對你不起，叫了你來，那事兒依舊沒有結局。」

「那事兒以後再談吧！有志者事竟成！」我也用了敷衍的口吻對他說。

第二天我臨走的時候，我又好奇地對這個朋友說：

「秦小姐的面前請你代我說一聲吧，而且我很希望快一點到你們結婚的時候。」

我的朋友只是笑着，眼睛細細的，像中午時節的貓瞳孔，看他的臉上是十分悅意的樣子。

這樣我就輕快地離開南京了。

接着我到故鄉去跑一趟，至多就留戀了兩個月。爲着生活的關係我一直住在天津，我在外國人的權威下賺一些衣食的費用。這種平凡而平淡的時日，一轉眼就是七八年。這一次又有些瑣事回到故鄉去，爲了一種遊歷慾的趨勢，我又順便去到南京；並且又去看看七八年前會面過的一個朋友和一個同事。但是都不能使我看見他們。據說那個同事是患了急病死了，那個朋友四五年來就埋葬在窮途落拓中。奔波漂泊，也已非一日了。

於是我敗興地到了杭州，江南的春天像一首短韻的詩歌。我就在杭州留戀了三五日。但

在我將動身回鄉的前一晚，我吃完了飯在床上躺着，忽聽見遠遠有悲壯的胡琴聲傳過來，接着漸漸近來了，我又爲了好奇心，立到房門口去聽。不久，我看見拉胡琴的人了，我又看見他的身邊還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子，她是一間一間的挨着到旅客那裏兜賣唱的生意，但我看見多數都是被拒絕的。接着我看他們的門口走來，我彷彿覺得那個賣唱的女子很是面熟，她似乎也有一點認識我的樣子。終於她的兩隻深陷而乏神的眼睛在我的臉上棲住了。好久，她才說。

「先生，要不要聽支小調兒，消消遣。」她的聲音我似乎也有些熟。

「多少錢唱一唱呢？」我慣用了好奇的口吻問。

「一角小洋一支 唱兩支再奉添一支」。那個拉胡琴的替她代答。

「那末就隨便唱幾支吧！」我讓他們走進房裏，把門關了。

「先生，你揀，愛聽那些？」那女子從藍布衣袋裏掏出一本小冊子來遞給我；那冊子上全寫着小調的名稱。

「隨便唱吧，唱你頂純熟的。」我把小冊子還了她。

「那末就先唱四季相思。」她說着就振了振嗓子。

于是幽怨的胡琴開始奏起來了，配合這胡琴的是幽怨的歌調。我彷彿覺得她的歌聲裏有眼淚，我忍心聽她唱了一半，就阻止她說：

「不要唱下去吧，還是坐下來跟我談幾句話。」

那個男子就把胡琴歇了，她的歌唱也停了；我讓他們坐下在椅子上，並且給他們兩根香煙。

「你們一向幹這職業的嗎？」我問他們，好奇地。

「不是，她以前是個紅人呢，二十多歲的時候，她在南京秦淮河上唱小調的時候，着實賺過錢。」男的回答說。

「叫什麼名字呢？」

「姓秦，當時叫碧芳，現在已改了名，叫秦愛花了。」女的回答說。

「唔，秦碧芳，我似乎也聽見過，這也許是八九年以前的事吧。」

「是呀，八九年以前是我最紅的時候。」女的說着有些憂鬱的樣子。

「你一定也記得南京的幾個大花客吧；有一個姓薛的，是不是？」我也感慨地對她說。

「還記得，還有姓金的，他以前向我求過婚，我不答應。現在是沒有面孔再見他了。」

「唔，那末你現在就跟這位男人結了婚吧？」我問着。

「也算不來結婚，祇是互相依賴罷了。」男的又代她回答。

這時我便把什麼都記起來了：我記得她以前穿的是淡湖色的旗袍，鏤花的高跟鞋，肉色的絲襪，還有苗條的身材，我記得她曾一杯復一杯的勸我狂飲，而且還想邀我到她家裏去飲更好的酒。但是如今她也在窮途中了，她的青春已經消磨盡了，她的美麗在生活的鞭子下消失了。我看見她的一雙破舊的布鞋子，像有幾世紀沒有洗了的灰色襪子，心裏大有些今昔之感。我很想把過去的事詳盡地問她一遍，也想把我的那個朋友和同事的死亡與流落的情形報告她一遍，但我覺得一個賣唱小調的人的時間是很寶貴的。我就急忙從衣袋裏摸出兩張一塊錢的鈔票遞給她，並且說：

「你去買雙鞋吧！你的鞋子已這麼破了。」

她踟躕了一回，並且看了看那個男的，接着便紅着臉把錢收下了，她盡情的道了謝，而

且還想唱一支小調酬答我的盛意，我却婉轉地向她謝絕了。我以同情的眼光送他們出了門，我看他們的背影在黑暗中消失，但是一縷幽怨的胡琴聲又從遠處傳播過來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寫完。）

遲暮之花

煙

影

靖士先生往街上去買了賀年片回來，兩片腮巴子被西北風吹得紅紅的，沿路的冷空氣又深深中入他的心葉。現在雖已回到了房間裏，房間裏的一個炭盆還依舊紅熾着。可是僅僅靠了這一點火焰是熱不了他的心的。

一年以來，靖士先生的性情可說是完全變了。過去他是一個很有熱情的人，如今一變而爲這樣冷淡。對於任何人，對於任何事，他往往以一例的眼光相看着。過去他喜歡更多的朋友，他常常說：「只有在朋友的感情中間，我才獲得了人生的溫暖。」真的，一個沒有了父母，也沒有一個比較跟他貼近一點的人的他說了這句話，誰說是不合理的呢？

可是因爲他冷淡的性情，對於比較生疏一些的朋友如今是愈加生疏下去了，本來是陸熱的友人們，如今也漸漸趨於淡漠。別的不消說，就單看人家寄來的賀年片，要是統計起來，今年怕要比以前少去三分之一了。

「賀年有什麼價值呢？這不過是一些空虛的應酬罷了！」他常常這樣對自己說。一股沒

有熄滅的感情之焰衝上來的時候，他常常以這句話使之遏止下去。

事實上，人家既經寄了賀年片來，他又不好意思不回復一下。於是，他今天是下了最大的決心，他跑到街上去買了賀年片回來。因為今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一年中最後的一天，這是遲不下去了的。

他抽上了一支煙味淡淡的「五月花」牌的香煙，舉目看了看掛在案桌旁的最後的一張日曆。他愈覺得自己的空虛，同時他又覺得包圍在他身邊的冷空氣的濃厚。然而他沒有歎息一聲的力量。他鼓着勇氣在賀年片上寫下朋友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他沒有清楚地看一下賀年片上的字句。

這時他聽見有人在門外走，那沉重的脚步聲彷彿踏落在他的心板上。門打開了，走進來的是個門房：一個瘦架子麻面孔的門房從容地交給他一厚疊的信件和賀來片。這才使靖士先生的工作停止了。他對這門房怔了一下，彷彿在嫌憎他爲什麼又帶上這許多討厭的東西來。

接着他便一張一張的看過去，當他看着每一張賀年片的時候，他都想像着這個寄片來的人的容貌，品性以及一切的特殊點。姓楊的是他小學裏的同學，他永遠有着天真的甜笑；姓

郭的是他上半年在監牢裏時的朋友，他們是犯上了同一的罪名而被關入鐵的籠子裏去的。

靖士先生的手一鬆，一張凸花的賀年片就不經意跌落在炭盆裏。炭盆裏的不猛烈的火焰把它燒燬了一隻角。當他急急把它從炭盆里重復檢起來放下視線去的時候，他的身體就不自禁的跳了一下。

那賀年片的主人是一個十九歲女孩子。雖然炭盆裏的微焰已把它燒燬了一角，靖士先生却準看得清片上的字句和字跡。

片上是這麼寫着的：

靖士先生：

淡淡濃煙欸欸風

時光又復見圓融

韶華九十宜欣賞

首祚良辰不易逢

錄此用爲祝賀

年釐

學生×××敬賀

這是一首十分平常，而且是平常得帶着點土氣的詩。他不知已經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也許就是不久以前吧，不久以前他正在街上，他在書店的玻璃櫃子裏的賀年片上也見過這同樣的字句。然而患着初期神經衰弱症的靖士先生却記不清這些了。

現在放在他想像中的不是這賀年片上的詩句，而是在這詩句旁寫下了靖士先生和她自己的名字的女孩子。這女孩子，在一年前曾經天天相處着的人的面孔卻不會在靖士先生的衰弱的神經裏忘下去的。

去年暑假以後，靖士先生修滿了大家文學系的學分，被聘在杭州的一隻中學校裏教國文。二十一歲的靖士先生雖然常患者資格不老，有了學問缺少應付的手段。可是因為這學校的校長就是他的表叔，在他表叔再三的邀請下。他竟暗暗地紅了紅臉答應下來了。

靖士先生就在蟬聲輕噪，梧桐濃蔭的時候的進了學校。

學校是私立的，有着古典意味的校舍。靖士先生在一年之前也曾去過一趟，可是他想不到一年之後竟會像一個不速之客似的住到這裏面來。這學校的校舍雖然是破舊的，可是也很

能適合靖士先生的酷愛幽靜的性情。

靖士先生的房間是在北樓。

北樓是校舍中最破舊的一部分，靖士先生爲的被派做一年級的導師，不得不在這破樓上與五六十個一年級的學生相處在一塊。

因爲靖士先生的不愛複雜與紊亂，他的房裏除了一張床一個書架子和兩頂檯子和椅子之外，就很少別的東西。但這破舊的房屋被靖士先生一經佈置之後，也就煥然一新了。

也許有人以爲這房間有三個短處：就是窗子除了中間的兩扇是裝着玻璃以外，別的都是舊的斑駁了的百葉窗；窗子外邊沒有一株挺綠的樹木，所看見的只有一枝已枯了好幾年的老槐樹；還有附近的工廠常會噴出濃濃的煙霧，有礙於呼吸。想不到靖士先生最愛的也就是這些：他愛有着濃重的古典味的百葉窗，這裏有更多的詩料在其間；他愛那枝老樹的枯幹，因爲他認爲老槐樹在幾十年之前，它有過青春，也有過美麗的幻夢；同時他也愛象徵着易變的人生的濃濃的煙霧，煙霧裏有一圈圈幻滅不完的故事。

就在這一間小小的狹狹的房間裏面，靖士先生做過許多的青春夢。除了規定的上課時間

外，他高興了，就愛邀集幾個對於文學有興趣的同學在教室裏，或在房間裏講述着最近中國的文壇，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還有靖士先生最愛讀的詩一樣的屠格涅夫的春潮中的潔瑪的戀愛故事。

但是靖士先生很愛的是讀小說和寫小說，有時他感到缺乏題材的實感的時候，他就叫了某一個同學來，叫他講述各地的農村情形，各人的家庭瑣事。經過他的選擇和拔萃，把它寫在原稿紙上面。有時他拿去發表了；有時他不願去發表，就把它放在一隻他在蘇州旅行時買得的小小的咖啡色的皮箱裏。這皮箱是他的稿子的蒐集處。

等到時序的齒輪挨上了濃秋的時候，全校的同學都與靖士先生發生了感情。上課的時候，很有些人嫌着時間過得太快，有時他正把西洋的某一種文學作品講到一半，退課鐘已在敲了。許多同學都異口同聲的說：

「×先生，把我們講下去，退班到下一課上班還有十分鐘哩。」

靖士先生總是笑着，他是十分尊崇青年們的天真的童心的。

他的和藹的笑獲得了同學們對他的好感；他的溫暖的笑臉捲來了孩子們的熱情。

每天傍晚，或是黃昏時節，他的房間裏老是擠滿着人。其中有靖士先生所教的一二年級的學生，也有年紀比他還大，資格比他還老或是跟他相彷彿年齡的三年級的學生和師範班的學生。不論是他教的，或不是他教的。靖士先生對他們的感情和笑容却是一樣的。

「你們感覺到讀書是有很多的興趣的吧？」常常，靖士先生愛以這個問題問着他房間裏來的學生們。

大家都笑着。

靖士先生便也笑着。接着又問他們：

「你們最愛的是什麼學科？」

「我們最愛的是國文，尤其是文學。」大家都這麼回答着。有些還補足一句：「我們尤其愛的是你給我們講『近代文學』，你講的每一句話，我們都牢牢地記着。」

同時靖士先生也會用這句話去問過許多到他房間裏來的女學生子。女學生們的回答差不多也是一樣的。

不論是高年級的，或是低年級的；不論是男學生們，或是女學生們。沒一個不歡喜來和

靖士先生閒談。尤其是年輕的女學生們，她們常常歡喜憑着一張天真的嘴巴和心到靖士先生的房裏來；不管靖士先生已經上課上得很疲倦了，她們要硬生生地拖着他講冰心女士的婉約的作風和田漢的詩樣的抒情劇。

到他房間裏來得最多的就是那個今天寄賀年片來的學生子。那個今年是十九歲了的女孩子。她能寫得很美麗的小品，結構單純的短篇小說。

在靖士先生到西溪去看了蘆花回來的第二天，他因為感到疲乏而沒有去上課。下半年，那女孩子就那麼一跳跳進他的房間。她來的目的是要借小說，也來看看靖士先生。

想不到她跳進門來的時候靖士先生正伏在桌邊在寫一篇西溪遊記。

「呀！×先生，你沒有生病嗎？」

「誰說我生病呀，難道只有生病才可以請假嗎？」靖士先生常歡喜用相反的話回答人們。使對方的人不得不苦笑着封住嘴。

但是那女孩子只略略紅了紅臉又說了：
「兩本書，還給你；再借給我別的。」

靖士先生總是打趣着，他笑着說：

「你愛不愛看俄國人做的小說，革命小說，鐵流呀，靜靜的頓河呀，裏面寫得夠緊張。」
「這些我還夠不上看。」

「那末，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盧梭的新哀綠綺思，菊池寬的再和我接個吻？」靖士先生一邊說着，一邊從書架裏拿出這一類的書的翻譯本來。

那女孩子接着書只偷偷看了看靖士先生不踟躕的跑下樓梯去了。但在靖士先生的腦子裏，却還很久長地留下那個女孩子的影象：微紅的林檎色的臉和嘴唇，常常遮住眼睛的美頭髮，一張會說話的嘴巴。

到了距放寒假只有兩星期光景的時候，靖士先生才決定下學期不再到這學校裏來了。因為他覺得自己還太年輕，教書也不大適宜。他決定第二年的春天同一個中學時的同學一道到日本去讀幾年書。回國後，再來做些比較有價值的事。

這消息被幾個同學傳出去之後，全校都有了些波動：有的在設法挽留，有的請求校方再加靖士先生一點報酬。但這些是不會改變靖士先生的志願的。他家裏的經濟很寬裕，對於報

酬，他簡直毫不顧慮。他所留戀的只有一些天真的熱情的同學們，因為他覺得只有孩子們的
一夥真摯的情感可以拯救他枯燥的孤寂的心。

過了元旦，接着便是大考。在大考將快完畢，同學正在籌備怎樣送別靖士先生的當兒。
那女孩子掛着一臉憂鬱的笑跑上靖士先生的房間裏來。這時他正在整理行裝。

「×先生，你下學期一定不來了嗎？」她說着是有些挽留的口吻的。

「是的，我還想再讀一點書，我要到日本去。」靖士先生的含笑的臉也就陰沉了下去。

「×先生難道不好再遲半年去嗎！」

「再遲半年就要趕不及攷學校了。」

「那末明年這個時候不也是一樣的？」她說着臉上有一陣子紅。

原來她就早知道靠了她的熱情依然是留不住靖士先生的。今天她到這兒來，把那幾本還
沒有看完的書都拿還了。

靖士先生不但不願接受她來還的書，反而用他敏銳的眼和手在書架上抽出來十多本好的
小說，還有戲劇。

「不，我走了難道就一定要還給我書嗎？寒假期正是你們讀小說的好機會，這些書你可以拿回去看。」

那孩子似乎躊躇了一下，她似乎在思索着一切離別後的難堪的事；也似乎在想着以後將憑着什麼機會來還給靖士先生。她的眼睛才第一次大膽地睜着靖士先生；同時她的心也是第一次在靖士先生的面前抖着。

靖士先生只是一本一本的將書交給她，她的手也只不住的在接受靖士先生手裏的書。可是她的神經麻木了。她不知道這時候應怎樣說，她幾乎要在靖士先生的跟前哭了。

終於她是感謝地將書拿着。並且說很希望靖士先生能夠告訴她通訊地址。靖士先生就在桌上放着的一本懷中日記冊裏扯下半張紙來，寫上了自己的住址交給她；同時也叫她在那剩着的半張日記紙上寫下她的地址。

往常，她很怕別的同學的說話，而且也知道靖士先生是不愛對女同學多說話的。所以她每次到靖士先生的房間裏來，總是沒半分鐘便走了。今天她却彷彿有什麼話要說似的，眼睜睜的看着靖士先生，眼珠子上加了一層透明的東西。富於感情的靖士先生準知道這是女孩子

特有的表情，她什麼事都明白，可是這時他不忍說出叫她下樓去或叫她去預備明日攷試的功課的話。他反而把椅子上放着的網籃拿下在地上，一邊說：

「坐一會吧！你，今天。」

靖士先生也想不到她真的會坐下去。但她却在靖士先生的意料之外不踟躕的坐下去了。靖士先生也坐在一把高背的藤椅上，他手中無聊的拿着一支香煙，煙圈慢慢地在室中繚繞着。

「以後你應該多讀文學作品，多練習寫作，你是很有希望的。」靖士先生說了這一句話來調和空氣，他似乎真找不出別的話來說了。

在×先生的指導之下，我應該格外努力，對於文學。我覺得我們不能負×先生對我們的一番苦心。」在這裏頓了一下：「我希望×先生到了日本之後，仍抽出點功夫多多來指導我們。」

靖士先生只是點着頭，煙圈在嘴裏等節拍的噴出來；一股熱烈的感情趨勢着他，他似乎覺得周遭的空氣是慘淡起來了。

靖士先生又無頭無緒的跟她談了一回文學的修養的瑣話，接着是她把自己的家庭狀況都說出來了。靖士先生小心聽着她的訴說，他在淡淡的煙霧裏看着她的一張朦朧的臉孔，一雙朦朧的眼睛，從朦朧的眼睛裏流出來的朦朧的淚水。

終於他安慰着說：

「沒有父母的人正多着呢！人生是需要奮鬥的。奮鬥出來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美麗的人生。」

這幾句話靖士先生不知在什麼書上看到過，但是早已忘記了的。想不到在這當兒他又會浮起在記憶裏；而且對一個沒嘗過世味的女孩子安慰着。

那孩子被他這麼一說，彷彿是一隻迷途的羔羊似的，只是不住的抽着咽。從她兩隻大大的包滿着淚水的眼睛裏，可看出她對靖士先生正有着無限的感激和留戀。

因為下面敲了一次鐘，那孩子使用着靖士先生的手帕揩了揩眼淚去了。臨走的時候，她還轉過頭來對靖士先生說：

「只要照你那麼寫，就一定可以寄到的吧？×先生！」

「是的，一定會寄到的。」

靖士先生隨便回答了一句，便輕輕關上了門，又顧自整理着他的行裝。

一月十六日的早晨，靖士先生算清了各級的分數後，在同學們不注意的當兒，他獨自個悄悄地離開學校了。

寒假期內，他跟學生們通了許多書信；只要學生們有一個字寄給他，他是沒有不帶着笑回復他們更多的字的。

但是他更多的是回答那女孩子的信，那孩子，過年剛是十九歲了的孩子。

許多更體貼，更慈祥，更熱情的話，靖士先生都在回答她的信上面說了。

事實上靖士先生雖然硬着心腸悄悄離別了一些天真的孩子們，他的心却沒有一時不在懷念着他們。在深夜裏，他睡在自己的家裏，溫暖的被窩使他記起童年的美夢的時候，他便想念起他們。他也懷念着自己居住過半年來的北樓，那麼像是在北極地帶似的北樓上的百葉窗有沒有被風撕碎；斑駁了的粉壁是不是在風中抖顫着。

接着他便又浮上了一串美麗的幻想，他彷彿將要到日本去，一羣天真的熱情的學生們圍

在他的四周，他們對他訴說着離別的苦況和祈祝他旅途的平安，他就放大了喉嚨對來送別的學生們作了一番長長的懇摯的演說。他說在旅途上，在海外，他將時時記起他們，並且時時祝禱他們的平安和快樂。

等到這一班人全都散去的時候，那個女孩子又帶着眼淚跑到他面前來。她哭着，他也哭着。末後靖士先生給她用一方新的手帕拭乾了眼淚，並且和她緊緊握住了手。

「××！你跟我一同到日本去，好不好？」靖士先生硬生生迸出了這句話，心有些兒跳動。

那女孩子只是怔了一下。

「孩子，你！……」靖士先生再把手握緊些。

那女孩子又是怔了一下，她的感激的眼淚禁不住又淌下來了。

「我們正同是天涯淪落人啊！」靖士先生背出了琵琶行上的一句詩。

「×先生，等你往日本回來的時候，等你……」她的音聲是斷斷續續的。

「孩子，要是等我日本回來的時候，已經變成了一個白髮長鬚的老人呢！」靖士先生彷彿

佛在欺騙着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似的。

每天晚上，靖士先生照例要想念起他們，他尤其想念着那個多淚的有着漂泊身世的女孩，但是這一種幻想總是在一個很短很短的時期中死去了。理智常常會戰勝了情感，縱然靖士先生的感還比理智充分些。

待第二學期將快開學的時候，靖士先生又接到那孩子的一封信箋。她來告訴靖士先生已經考上了一隻女子師範學校，這一個學期就預備轉學過去。因為她不愛男女同學，她受不住幾個多嘴的男同學的譏誚和造謠。信上最後面的幾句說：「靖士先生，要是你還願意再回到那學校裏去的話，只要你再願意去，爲了要促進文學上的一點成就，我也一定要撇去任何人的譏誚回到那邊去，」靖士先準覺得這孩子嬌羞地伏在桌上寫這句話的時候，她的臉上一定是含着苦痛的微笑的。

靖士先生因爲要到上海再去補習一點日文，當這封信寄到他面前的時候，他正在整理簡單的書籍和行李。他以一張微笑的臉讀完了這信上的每一個字。讀到最後，他笑着輕輕地自言自語着：「噫，這孩子！」

他有沒有回答這一封信或是怎樣回答這封信，如今他是記不起來了。然而他準記得當收到這封信的第二天，他就搭上了故鄉的公路汽車到杭州，再轉到上海去。他也記得當他在杭州停留了一晚的時候，他曾到早春的西子湖畔去散步，在那兒他又注下了許多的幻想。

但是一個突然的災禍降落在靖士先生的頭上，他竟像毫無理智地被一些人放進一個夢裏去了。這真是夢一樣的，他想不到爲了一篇短短的文藝論文也有被拉進鐵籠子的可能。

靖士先生是沒理智地被關在鐵籠子裏。往常他覺得坐鐵籠子是一件很難很神秘的事情，他永想不到自己會做一名小偷或一個豪賊，去搶劫了人家的財產和生命，而坐在籠子裏一年或數年。他卻沒料到一個並沒有去搶劫人家，去毀害人家的，也有與盜賊們同樣的命運。幾年來的奔波，幾年來的爲着人生的流浪，使靖士先生的年輕的面孔上有了皺紋，使他的頭上有了稀疏的白髮，但他卻依舊有純厚的熱情的。他的熱情並不在皺紋和白髮裏減褪下去一分。

鐵籠子的生活縱然不能改變靖士先生的理智，但鐵籠子的生活是改革了他的性情。自從住進去的第一天，靖士先生的熱情就淡褪下。去他望着鐵桿的窗欄子，他望着不通空氣的屋

頂，他對着生硬污穢的飯菜。他幾乎呆了。他的神經也就失了常了。

就在這時候靖士先生失去了熱情。他的詩一樣的熱情。

但在這時候他認識了一個同志，一個姓郭的比他還年長的青年，他是一個在政治舞臺上混過了多年的人。然而因為有了一個與人們不同的立場而被關到這裏來了。

整整是三個多月，靖士先生才重復得了自由，那個姓郭的也因為弄清了與人家所起的誤會。同一天，春天已經過完了的時候，他們得再吸着西子湖畔的溫柔的空氣。

靖士先生也會想起那女孩子，然而他的改變了的性情又使這個想頭歸于死灰。他把已經寫好的一封寄給她的信也撕了。他對自己說：「過去的像是一朵死花，讓它永遠腐爛和消蝕吧！」

靖士先生到日本去讀書的念頭就此平淡地打消了；本來預備跟靖士先生同到日本去的那個他的中學時的朋友想不到在靖士先生三個的刑期中患着傳染病死了。

又經過兩個月的流浪，靖士先生再回到故鄉去。一間寂寞的房屋裏起了一寸多厚的塵灰，一疊人家寄給他的信封上也蒙着一層灰暈。在這一疊有着灰暈的信中有七封是那個女孩子

寄來的。在信上她只是驚奇着靖士先生的沒有消息。從她的懇切的動人的話裏可看出她是多端在懷念着靖士先生。但是靖士先生的冷淡了的性情卻沒有一點反應。

「誰曉得一個使她懷念的人，那三個月之內就和她近在咫尺呵！」靖士先生在室中打旋着，嘴裏喃喃地說。

接着靖士先生把那七封長長的信全燒燬了。粉碎了的灰末讓它在窗外吹出去。

這一年的暑假後靖士先生卻又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擔任了故鄉一隻教會學校的國文課程，就連他自己也想不到每星期有二十多小時的如此辛苦的事也擔任下來了。

但是相隔的時間僅僅是一年，靖士先生的性情卻完全變了。青春的溫暖無形被剝割了，人生的憧憬就無端升上來了。

靖士先生現在常常與學生們談着宿命論。

時序的齒輪依舊循環地挨過去，過了深秋，到了殘冬，今天是一九三六年的最後的一天了。靖士先生負着一顆冷冷的心往街去買了賀年片回來，他看了看掛在壁上的最末了的一張殘曆，同時他也看到那個多淚的女孩子的熱情的賀年片，他的身體無端地抖了一下。一縷曇

花似的幻夢就即刻飛在他的眼前；但這曇花似的幻夢也就即刻飛走了。

他又點上了一支煙，他在室中徘徊了五六分鐘。

「淡淡濃煙款款風！」他在咀嚼賀年片上的一句話，他彷彿又回憶到去年在課室裏教他們唐詩中的美句的時候。

接着他又回到寫字檯邊，用極簡單的意思寫下了一封短短的回信：

××：

賀年片和信我都收到了。我很感謝你常常懷念着一個用不着使人懷念的人。而且也承你記着我所說的每一句話。但願有一個偶然的機緣裏使我們相見。但我卻又不願有那麼一個時候。因為我是比過去更老得多了。

靖士一九三七，元旦。

靖士先生很冷靜地寫完了這封信，眼睛就很快的在信上題了四五遍，右手卻在炭盆上取暖。他的心裏有一點說不出的愉悅，或者就說是苦悶。因為他覺得有一種奇異的東西老鼠一般的在啃噬着他的心房。

他又在抽屜里拿出一本通訊錄來，又在一旁邊有一朵藍色的凸角花的洋信封上寫下那女孩子的住址，更在信封後面小心貼上郵票。彷彿就預備去寄了。

不久却有另一個想頭跳進了靖士先生的心裏，他就重復把這封信拆開來，他再仔細地讀了一遍，隨即把信箋撕碎了。

「淡淡的濃烟不是也有消失的一天嗎？」他這麼自己問着自己，而且責難着自己。他把信封也撕碎了，那個沒曾用過的五分的郵票也撕碎了。同時他的心也彷彿被一股說不出的激情撕碎了。

轉過頭來他又把那張美麗的織着青春的幻夢的賀年片放進到炭盆裏。但是這炭盆裏除了放着的一隻洋磁杯裏的水還起着一點泡沫的餘影外，炭已經燃完了，火光也熄滅了。這賀年片就一動不動地僵直地躺在死灰裏。

這時樓下面起了一陣子的談笑聲和戲語聲，靖士先生側着耳聽了一下，他想跑下去，但他的腳沒有動。

這又是一羣天真的孩子們的喧譁聲，是熱情的喧譁聲。靖士先生却不踟躕的把室門緊緊

地關上了。

靖士先生呆睜睜地望着躺在死灰上的賀年片，突然他想把炭盆再燒起來製造些熱空氣。但是他沒有火。

一九三七年元旦作

羅春翦

一之曲部三浪流
刊局書益普封開

鳥漂

二之曲部三浪流
刊局書華樂平北

落花開花

三之曲部三浪流
(版出近最)

蔣屏風作

流浪的三部曲

每册實價五角

水仙花

屏風作
價三角

這裏所述的是一件活生生的可歌可泣的戀愛故事。一個女主角是舊社會的犧牲品，另一個則是站在時代前線的女性。作者都給她們熱溫溫的同情。

屏風
主編

學海
文藝
叢刊

漩渦

屏風作
價三角

有過夢也有過幻想的女主角，她在一個溫柔的春晝靜靜回想她青春時代的痕跡。作者特別抒寫生離死別的痛苦。曾使無數讀者淌出了無數的眼淚。

屏風近作

綠簾集

(翻譯詩集)

芳艸集

(小品散文)

曇

(長篇小說)

花開花落

(短篇創作)

即將出版

漂鳥（小說集）

實價洋五角

著作者 蔣屏風

發行者 劉文俊

出版者 樂華書局

北平西直門

總發行所 樂華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樂